

景岳發揮 卷三

景岳全書發揮卷三

長洲葉桂天士甫著

霍亂

論證

有旱潦暴雨清濁相混誤中沙氣陰毒而病者

即霍亂俗名痧者誤也內經無

此說

凡邪之易受者必其脾氣本柔而既吐既瀉則脾氣更虛矣

強壯之人往往外邪飲食互相為病

故治霍亂者必宜以和胃健脾為主健者培

補之謂也

凡霍亂者米飲不宜進豈可培補乎

霍亂之症多在夏秋暑熱侵入肥膩生冷鬱遏不通致腹痛吐瀉揮霍擾亂不宜用二陳藿香厚朴等消導清暑而愈者

多矣若竟講寒邪脫却熱邪一條而用溫熱補劑
未免誤人景岳意在闢劉朱故脫去暑熱而立論

一轉筋霍亂症以其足腹之筋拘攣急痛甚至牽縮陰丸痛迫

小腹最爲急候

此腸胃有暑熱食物得外邪觸而內發筋急拘攣而痛此肝火旺而剋土宜以紅蓼紫蘇煎湯

浴之

此足陽明厥陰氣血俱傷之候也

若以氣血俱傷而用養血補氣之劑必致殺人

○轉筋者肝木盛而剋土此爲賊邪最爲危急因肝性急肝火爲外寒所束不得疏泄故筋急拘攣作痛卽寒包火也惟浴法最妙外得溫煖外寒散去內火疏泄其筋卽舒未可爲血虛而補之蓋陽明爲五臟六腑之海主

潤宗筋此證以陽明血氣驟損筋急而然本非火也

此乃常病之議論非

暴病
肝邪

經云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爲拘弛長爲痿此因濕熱傷筋而拘急然霍亂之症屬濕熱傷於腸胃混亂攪

擾而吐瀉卽暴注之火也如景岳之論斷無火證皆屬於寒
往往用熱藥補劑而死者多矣間有口食生冷外受寒邪可
用溫熱然須察色辨症爲可如面色紅唇焦口渴大便肛門
熱此火邪未清常用黃連香薷飲或二陳和胃加清火之劑
如面不紅而白肛門不熱審知口食生冷外受寒邪可用
溫熱之藥不可一概謂之寒也若執定是寒必致害人

一夏秋新涼之交或疾風暴雨乍寒乍暖之時此皆陰陽相駁

之際或少有不調爲微寒所侵則霍亂吐瀉攪腸腹痛瘧痢之

類頃刻可至

內有暑熱食物得外寒觸動而起若只冒微寒但頭疼身熱焉有吐瀉腹痛之理景岳察症不明但

將一寒邪受病而毀河間

論治

一霍亂初起當陰陽擾亂邪正不分之時宜以薑鹽淡湯令其

徐飲徐吐或以二陳探吐之則吐中自有發散之意內有暑熱之邪食物

之滯故用吐法以去胃中之邪若竟受寒其邪在表但頭痛寒熱當用發表之藥豈可即用吐乎但吐瀉之後

胃氣未清切不可急與粥湯以致邪滯復聚粥湯尚不可與而可用熱藥乎

若虛在陰分水中無火因瀉而嘔惡不已胸腹膨脹者必用理

陰煎或去當歸加人參主之霍亂症屬水土混淆食物停滯故吐瀉皆屬脾胃何得牽虛在陰分

水中無火而用凝滯之藥乎嘔惡腹脹而用此等之藥殺人多矣可不細心理會而孟浪投藥乎○景岳開口便說水中無火人若無火焉得再生言火衰則可景岳真可謂大言不慚

一霍亂雜症凡霍亂後身熱不退脈數無汗者酌其虛實於前

法中加柴胡寒邪甚者宜麻黃霍亂吐瀉邪從吐瀉而去津液衰耗豈可以麻黃汗之再耗津

液如此用藥
殺人多矣

○若吐利後轉筋者理中加石膏

既云霍亂屬寒何又用石膏耶

一霍亂後多有煩渴者此以吐利亡津腎水乾涸故渴欲飲水勢所必然但宜溫煖調脾脾氣得和渴將自止

津液耗亡腎水乾涸豈溫煖熱

藥可治乎獨參湯生脈散庶乎合宜

惡心噯氣

經義

口問篇曰人之噯者何氣使然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

復出於胃故爲噯

內有鬱火外受寒邪遏而不通則爲噯

惡心證治

一虛寒惡心其證最多

屬痰火者多故用竹茹生姜爲要屬寒者間或有之未可以虛寒最多立言

或形氣不足之輩悉以胃氣弱也宜溫補爲主

不可執定溫補

○若脾

腎虛寒痰滯欬嗽而惡心者金水六君煎

惡心專屬脾胃不可混言脾腎亦不可執

定脾虛用藥宜理胃中之

滯歸地血藥斷非所宜

噯氣證治

據丹溪曰噯氣以胃中有痰有火愚謂此說未必皆然蓋噯氣多由滯逆滯逆多由氣不行氣逆不行者多寒少熱可皆謂之

火耶

痰氣食閉塞胸膈之間鬱其肝火不得伸越而噯非寒多熱少也亦有胃中空虛無物下焦火氣衝上連綿不絕而

噯者竟宜降火當用滋腎丸以降之不

可言寒也王註象火炎上烟隨焰出

氣滯不行不得下降隨火上衝而噫若寒但能凝結不行不能上升也準繩云噫者是火土之氣鬱而不發故噫而出又云有痰閉膈間而噯者又云如烟
隨焰出景岳於準繩尙未看過

若脾腎虛寒命門不煖陰邪不降而痞滿噯氣者理陰煎加減

噯氣而言命門不煖斷無是理

一丹溪曰噯氣以胃有痰火宜半夏南星香附石膏梔子按此

治必真有火邪乃可用否則恐滯於中而噯愈甚

用熟地豈不滯於中乎

吞酸

經義

經義皆言火與熱獨景岳背經義而言寒

辨證

吐酸一證在河間言其爲熱在東垣言其爲寒夫理有一定奚

容謬異

內經吐酸言熱者言本也東垣言寒者言標也其人素有肝火爲寒所束不得宣通而作酸故暫用辛熱之藥

散其外寒其火發越則酸自止

經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故河間病機悉訓爲

火不知內經此論乃以運氣所屬概言病應非以嘔吐注泄皆

爲內熱病也

運氣致病原屬一理

如果言熱何以又曰寒氣客於腸胃厥

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此言痛而嘔非言酸也

又曰太陽之復心胃生寒胸

中不和唾出清水及爲噦噫此言嘔吐之有寒也

此言吐清水爲噦噫不言

酸也○此段借嘔吐噦噫濡泄以言寒脫却酸之一字今河間言吐酸不言前諸證並非矛盾

乃有不明宗旨

悖理妄談，謬借經文証已偏見。經文明言皆屬於熱，豈經文不足憑與？

夫酸本肝木之味，何不曰火衰不能生土，則脾氣虛而肝邪侮

之故為酸也。據此說內經何不曰諸嘔吐酸皆屬於寒乎？即以氣血強盛之人偶傷

生冷，久留不去而鬱為熱者，此以鬱久化熱，或亦有之。豈果因

生冷而反熱耶。原因鬱久化熱而酸，何必牽扯多說而為寒耶？譬如造酒，然飯冷蓋煖，則成酒熱，極則酸矣。

理甚明白，不必紛紛胡說。矧內經本以外感言，而河間引以証內傷，謬亦甚

矣。內經並不言外感，惟言諸嘔吐酸皆屬於火，何得以河間為謬？

一辨東垣吐酸之論，為是據發明曰：內經言諸嘔吐酸皆屬於

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仲景以生姜半

夏治之

仲景用生姜半夏者辛以散之防其外寒內鬱之火得以外達則酸自愈卽火鬱發之木鬱達之之意焉耳

酸者木之味也收氣者金氣也木氣爲金氣收斂木不得伸越鬱而爲酸用辛熱之藥散其收斂之性木遂其性而酸自

止此治吞酸之大法亦從治之理乃

治標之道也景岳不必苦爲辨駁

一吐酸症諸言爲熱者豈不各有其說

吞酸與吐酸不同丹溪言吐酸故用清火東垣

言吞酸故用熱藥散外寒治各不同其理則一

卽如飲食之酸由乎熱似近理矣然食

在釜中能化而不能酸者以火力強而速化無畱也

如天氣熱雖在釜中

亦能酸臭天氣寒焉有酸臭之理此一辨則知熱極而酸無疑矣不必胡說

嘗見水漿冷積既久未

有不酸者此豈熱耶

水漿在缸天寒地凍之時幾月不酸何言冷積久而致酸耶不通之論

且人

之胃氣原自大熱所以三餐入胃頃刻消化此方是真陽火候

之應

因胃中熱故能作酸酸者木之味也不性疏泄因外受寒涼胃中之火爲寒所束不得發越鬱而爲酸其爲熱也明矣何必牽扯多端妄生議論但有暫用辛熱使外寒宣散鬱火得達而酸自除此亦從治之法也何必強詞奪理

故凡

病吞酸者多見飲食不快必漸至中滿痞隔泄瀉等症豈非脾

氣不強胃脘陽虛之病

作酸謂陽虛與內經相反

余向在燕都治一縉紳余

告以寒彼執爲熱竟爲芩連所斃豈非前說誤之耶

語無對証以惑後人

本無吞酸吐酸等症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

味此皆腸胃中痰飲積聚所化

腸中之物豈有逆上而出者乎不通之論

其在上中

二脘者無非脾胃虛寒不能運化之病

若虛寒不運原物吐出毫無酸苦之味

其

在下脘偶出者則寒熱俱有但當因症以治其嘔吐嘔吐止則

酸苦無從見矣

嘔吐亦有分別有聲無物謂之嘔嘔屬火者多經云食久即吐是無火也因下焦無火不能熟

腐水穀久而不化故原物吐出並無酸苦之味若是有火煨煉必定酸苦矣若執定無火內經皆屬於熱一句可刪去矣

論治

一用黃連爲君以治吐酸乃丹溪之法也

觀丹溪之治軒岐必不眦裂髮豎

一嘔吐清水古法以二朮二陳或六君子

議吐酸非論吐清水兩病各別寒熱兩途

豈可將吐清水混駁河間之吐酸酸則爲熱矣

述古

薛立齋曰吐酸吞酸大略不同吐者濕中生熱吞者虛熱內鬱

皆屬脾胃虛寒中傳末症

立齋一生治病專主溫補培元凡病惟以歸脾六君補中逍遙八味六味

數方而已至於去病邪之方並未有見

反胃

論證

觀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此一言者誠盡之矣

反胃一證竟講火虛脫卻上文三句將謂無火症乎然

無火之由猶有上中下三焦之辨若寒在上焦多爲惡心或泛泛欲吐者此胃脘之陽虛也

此胃火泛泛也未可言陽虛

論治

一治反胃之法當辨其新久所致之因或縱食生冷敗其真陽

謂鬱遏停滯則可若言敗其真陽則不可當以溫煖消導若病稍久或氣體稟弱則當專用

溫補

扶脾胃之中隨時加減不宜專用溫補而投熱藥

或水泛爲痰者宜金水六君煎

水泛爲痰乃腎虛豈可二陳加歸地乎無學問之方置之高閣

一反胃症多有大便閉結者蓋脾胃氣虛然後治節不行而無

以生血血涸於下所以結閉不行此真陰枯槁證也

新場葉硯孫患反胃

胃脘作痛服二陳石膏得痢症而愈此乃火熱炎上也

治此之法但見其陰虛兼寒者宜

以補陽爲主

既云陰虛不當言寒矣經云陰虛生內熱豈有兼寒者乎○養陰潤腸則可補陽則陰愈耗

述古

仲景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

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脉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

故也

熱亦不能消穀未可全屬火虛

簡易方

用甘蔗汁二分姜汁一分和勻每服半碗或一碗日三服則止

此方最好但姜汁宜十分之一

噎膈

經義

脹病胃癰亦混引在噎膈
門認病不真必致悞人

論證

少年少見此症而惟中衰耗傷者多有之此其爲虛爲實概可

知矣

虛爲正虛
實爲實邪

一噎膈反胃二證丹溪謂其名雖不同病出一體然而實有不

同也

始而噎膈者食下噎塞難下湯飲滑潤之物可進其病在咽噎之間膈者在胸膈胃口之間或痰或瘀血或食積阻

滯不通食物入胃不得下達而嘔出漸至食下卽吐而反胃矣豈非病出一體乎

食入反出者以陽虛

不能化也可補可溫其治猶易

此說未爲確當

食不得下者以氣結不

能行也或開或助治有兩難

非獨氣結痰血食積俱能爲膈

所以反胃之治多

宜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之治多宜調養心脾以舒結氣

反胃

之病胸膈有阻滯不可益火之源惟中空無物食下朝食暮吐用此法可耳

夫結之爲義內經原非言熱如本篇曰陰陽結邪多陰少陽曰

石水

此言石水非言膈

又舉痛論曰思則氣結是豈以結爲熱耶

此言氣結

非言膈景岳將石水氣結引証噎膈大錯大錯

且熱則流通寒則凝結

熱則乾枯焦燥而結

此自

陰陽之至理

陽主火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故赤日暴烈而乾結此陰陽之至理也景岳其有說乎

矧內

經之言三陽結者止言小腸膀胱全與大腸無涉小腸屬火膀胱

屬水火不化則陽氣不行而傳導失職

火豈有不化之理只有乾燥爲病

然

人之病結者本非一端蓋氣能結血亦能結陽能結陰亦能結

余非曰結必皆寒而全無熱也

仍轉出熱結一段何必言原非言熱

但陰結陽結

症自不同陽結者熱結也因火盛燥陰所以乾結此表邪傳裏

及陽明實熱者乃有之

此傷寒傳裏之熱結非膈症之結於下也認錯關頭

陰結者正以

命門無火氣不化精所以凝結於下而治節不行

景岳動言無火人若無火

則冰冷僵死氣不化精此無形之氣化之非有形之火能化精也○寒結自有陰寒之象然甚少不可謂無熱症即是寒結

此惟內傷血氣敗及真陰者乃有之即噎膈之屬是也

真陰豈寒敗之

乎因熱耗之也若講命門火衰而治噎膈誤人不淺

夫噎膈之症人皆知爲內傷也而猶

云爲熱豈必使元陽盡去而別有生生之道乎余不得不辨

若云

爲寒而用熱藥必使真陰耗盡腸胃枯乾大便如羊屎豈有生之道乎余亦不得不辨

且既云燥熱之劑隨手得快則固非無效也夫燥熱已能奏效

豈真火證而能奏效乎

內有痰火糾結不通得熱藥則開通道路故暫時得快所謂熱得熱則宣通似

乎相宜久服則津液愈乾而糾結必致大便燥結如羊屎而不治矣 蓋脾土惡濕故燥之可也火

能生土故熱之亦可也溫燥扶陽此自脾家正治 脾固惡濕故太濕則傷脾

雖喜燥然太燥則乾裂故貴清和東垣脾胃論 香燥熱藥有耗散元氣之言想景岳尚未看到 夫朝食而午不

飢午食而晚不飢飲食化遲便是陽虧之候而矧乎全不能行

全不能化者 噎膈是血枯痰膩阻隔難下非食下難化而云陽虧不運真認錯病原○噎膈之症而云陽虧豈燥

結糞如羊屎而不通者是寒乎因津液為火所耗而乾結其理甚明若以熱藥治之必致速斃景岳翻前賢之論謬甚

論治

凡治噎膈當以脾腎為主上焦之噎膈其責在脾下焦之閉結

其責在腎治脾者宜溫養治腎者宜滋潤 既云滋潤不得謂之陽衰矣

一噎膈初起微虛者宜溫胃飲加當歸厚朴二味同用孰是孰非

一噎膈便結者但察其無火無滯而止因血燥陰虛者宜五福

飲或大營煎加菴蓉

云火衰則可云無火則不可然便結屬火衰者少因熱能耗血而乾枯

一用溫補以治噎膈人必疑其壅滯不知中氣敗證此其爲甚

使非速救根本則脾氣何由再健

治噎膈竟講溫補大誤後人

若急圖目前

之快妄用大黃芒硝滾痰丸之屬必致胃氣日敗萬無生理矣

大便久結不得不用此法以治之此急則治標也

胸膈有熱者加連芩桔梗瓜蒌之類

將謂陽衰今又用寒涼何耶

○噎膈大

便燥結之甚者必用大黃或二陳加酒蒸大黃桃仁以潤之乃

急則治標之法也

仍是治標豈將此法常用乎通後當認清病源而治

述古

其病令人胸膈痞悶嘔逆噎塞妨礙飲食治法宜調陰陽化痰

下氣陰陽平勻氣順痰下則病無由作矣

豈盡爲陰結乎

劉宗厚曰夫治此疾也咽噎閉塞胸膈痞悶似屬氣滯然服耗

氣藥過多中氣不運而致者當補氣而自運

耗氣過多故補氣

大便燥

結如羊屎似屬血熱然服通利藥過多致血液耗竭而愈燥結

者當補血潤血而自行

利多傷陰故補血潤血

此因病而用藥非

正講陰結火衰

腫脹

經義

腹中論帝曰有病心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

有物壅塞故不

能食景岳再當細心詳察

岐伯曰名為鼓脹帝曰其病有復發者何也曰此

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

不節飲食則知食物停滯而病非但氣水也景岳有說平

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

當列在痞滿條下非腫脹也

水熱穴論帝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

此段經文單言水腫

按以上諸脹皆言水之為病也

水腫與脹滿不同不可混言諸脹皆水宜分清爽準繩中明白

不亂當考之

按以上二條乃言飲食之爲脹也

此二條乃脹滿非水腫宜別之

論證

腫脹之病原有內外之分蓋中滿者謂之脹而肌膚之脹者亦

謂之脹若以腫言則單言肌表此其所當辨也

腫與脹不同中滿但言胸腹滿

悶不通腫者外面肌膚浮腫有氣有水內則仍可飲食脹者內則堅滿不能飲食食下愈脹食積瘀血痰氣濕熱寒氣不一而成未可竟言氣水但講氣水失之多矣然余察之經旨驗之病情則惟在氣水二

字足以盡之

景岳於經義尙未詳悉若惟在氣水則內經之言何其多也

此中元妙難以盡

言

大誤後人自誇元妙可恥可恥

一病在氣分者因氣之滯如氣血飲食寒熱風濕之逆氣虛不

能運化之逆但治節有不行者悉由氣分皆能作脹

氣乃無形之濁氣積

滯瘀血痰飲乃有形之物阻滯腸胃氣道不流行而脹故內經治法有去陳莖之條議論不清徒誤後學當以前賢之論考之

而治之之要全在察其虛實大都陽症多熱熱症多實

亦有陰虛者

症多寒寒症多虛

亦有實者

虛實之治反如冰炭若誤用之必致害

矣

虛實之治法不一不可竟以補虛攻實為一定之法

一少年縱酒無節多成水鼓蓋酒性本濕壯者氣行則已酒即

血也

此言杜撰無理

故於諸鼓之中尤以酒鼓為最危難治之症

此症亦為

濕熱停滯而成不必番新而為酒鼓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氣分諸脹論治

一脾胃虛寒中氣不健而三焦脹滿者是爲氣虛中滿其證必

多吞酸噯腐惡食惡寒或爲溏泄而別無火症火脉者必屬臟

寒此乃食物停滯而脹非氣虛中滿也惟外雖脹滿內則中空無物此爲氣虛景岳辨症尙未明白

凡治此者若察其病由中焦當以脾胃爲主宜參芪朮姜甘草

之屬脹病雖有氣虛黃芪不宜多用腠理閉密其脹不能疏泄

若腎虛兼痰者宜金水六君煎腎虛兼痰乃水泛爲痰豈可用二陳歸地夾雜之藥

若邪傳八裏太陽陽明併病而胃實熱甚必日晡潮熱大渴引

飲此等乃傷寒中之證不當列在腫脹門混亂不明

水腫論治

故凡治腫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氣若氣不能化則水必

不利求古治法惟薛立齋加減金匱腎氣湯誠對症之方也

金匱

腎氣丸仲景以治腎虛水泛爲腫故能見效今人凡見腫脹不論陰陽虛實氣血食積一槩用之何也

一凡素稟陽盛三焦多火而病爲水腫者

古云陽水

此濕熱相因陰

虛之症也

既云濕熱不可謂之陰虛陰虛與濕熱病屬兩途治法迥別豈可混同一病而以一法可治乎

○其

有熱甚者宜加減一陰煎

混言熱甚不分明白若濕熱而用滋陰凝滯泥膈濕熱更甚

○其

有虛中挾實胸膈不清宜加陳皮芥子之類

胸膈不清一陰煎中加陳皮芥子豈

能理羣隊滋

陰之滯乎 ○其有生平不宜熟地者則單用生地亦可

不宜熟地

者因胃中有滯也豈可仍用生地壯水之藥以凝滯之必須理其胸膈之滯爲可

一水腫症以精血皆化爲水多屬虛敗治宜溫脾補腎

精血化水豈有

此理因所飲之水濕脾弱不能運化積水而爲腫

然有一等不能受補者不得不從半

補有并半補亦不能受者不得不全用分消然惟少年之暫病

則可若氣血既衰而復不能受補則大危之候也

不能受補因邪盛而補之

助邪爲患若無邪無積之人補之自然得宜當補則補當消則消消補兼用因病而施補不相宜此不宜補之也不受補之語乃醫家諱自己之誤豈有不受補而反用分消而愈乎可用分消則知非虛症矣故余之治此凡屬中

年積損者必以溫補而愈

補法不一不可執定溫補兩字爲常法

夫溫補卽所以

化氣氣化而愈者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暫愈者愈

由勉強此其一爲真愈一爲假愈豈有假愈而果愈哉

逐邪之後卽當

調補此先後治法自然全愈豈有假愈真愈之理

新按

向余治一陶姓之友年逾四旬因患傷寒爲醫誤治乃以大劑參附熟地之類幸得挽回愈後喜飲未及兩月忽病腫脹因其前病中氣本傷近病又因酒濕非加減腎氣湯不可遂連進數服終不見效

酒濕過度脾胃受傷腎氣湯凝滯泥膈豈能見效以脾胃藥治之自然奏效因識病不真治之悖謬

故不見效

余熟計其前後病因本屬脾腎大虛遂悉去利水等藥專

用參附理陰煎加白朮大劑與之二十餘劑而愈人歎服曰以

此之脹而以此治何其見之神也

傷脾胃自然用參朮何神之有

述古

丹溪曰水腫脉多沈病陽水兼陽症脉必沈數病陰水兼陰症

脉必沈遲

丹溪之論陰水陽水分別而治後人可師可法景岳不必痛惡之軒岐未必毗裂髮豎

積聚

經義

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

景岳言陰絡傷爲痢疾豈非大謬乎

論治

客者除之上之下之

客者除之下非言積聚治法凡病皆然

述古

故治積者當先養正則積自除譬如滿座皆君子縱有一小人

自無容地而去

惟小人最難去自古歷朝小人當權但見賢人君子爲其攻擊祛逐不知凡幾而小人未見能

自去也必大刑大罰始得退去此喻不合

痞滿

經義

痞乃痞塞不通之象與中滿脹滿有別經義諸多混引大錯大錯

論證

痞者痞塞不開之謂滿者脹滿不行之謂蓋滿則近脹痞則不

必脹也

痞與脹既不同何故混引經義

實痞實滿者可散可消虛痞虛滿者非

大加溫補不可虛痞虛滿不可執定溫補兩字尙宜圓活施治

論治

此症極多不得因其不食妄用消耗將至胃氣日損變症百出

矣治宜溫補但使脾腎氣強則痞滿開而飲食自進

不可執定溫補一法

痞滿之病屬脾胃者多腎藥凝滯多不相宜

○又凡脾胃虛者多兼寒症何也蓋脾

胃屬土土虛者多因無火土寒則氣化無權

豈有無火而得生者

亦有爲

生冷外寒所侵而致中寒者

此言合理

○又一婦人病後久不食自

言病前曾食牛肉余佯應之而培補如前方得愈故凡病如此

者只宜溫補不可行滯

亦有疏補兼用之法不宜專執溫補一法

泄瀉

論證

凡內經有言飧泄者有言濡泄者皆泄瀉也有言腸澼者即下

痢也然痢之初作必由於瀉

瀉與痢當分明白不可言痢由瀉起

瀉由水穀不分

出於中焦痢以脂血傷敗病由下焦

若言痢以脂血傷敗非也往往膿血稠粘後重逼迫

腹中作痛用調氣和血推蕩清熱而愈者甚多焉有脂血傷敗而得生者乎

一泄瀉之本無不由於脾胃

泄瀉當實脾利水痢當調氣和血推蕩清熱治法不一不宜混同立

論

分利治法

有寒瀉而小水不利者以小腸之火受傷氣化無權而然也小腸

之火受傷其說欠通因膀胱為寒水氣化不及州都而不利故五苓散用肉桂

諸泄瀉論治

一凡兼真陰不足而為泄瀉者真陰不足豈有患泄瀉之病乎則或多臍下之

痛或寅卯為甚或食久不化而為嘔惡溏瀉或瀉不甚臭而多

見完穀等症蓋因丹田不煖所以尾閭不固陰中少火所以中

焦易寒此其咎在下焦故曰真陰不足也真陰不足因泄瀉久而津液枯耗故也

上諸症皆真火不足何得惟胃關煎一劑乃為最上之乘既云真陰

不足豈可用胃關煎之熱藥健脾之中而加熟地乎

一腎泄症卽前所謂眞陰不足症也

腎泄屬腎虛而不收藏惟以四神丸爲一定之方不

必好奇而用雜亂之方若云腎泄卽爲眞陰不足當以養陰之藥治之反增滑泄不禁矣大誤

若必欲陽生於

陰而腎氣充固又惟八味地黃丸爲宜然余用此似猶未盡善

故特製胃關煎一炁丹九炁復陽丹之屬

此等熱藥豈可治眞陰不足乎卽治腎泄

未爲盡善

一凡脾泄久泄證大都與前治脾弱法不相遠但新瀉者可治

標久瀉者不可治標且久泄無火多因脾腎虛寒也

久瀉之病其端甚多

不可專屬脾腎虛寒當於準繩中考之

○若止因脾虛者惟四君子湯參朮湯爲

宜泄瀉之症不宜湯劑

一大瀉如傾元氣漸脫者速用四味回陽飲或六味回陽主之

凡暴瀉如此者無不即效

暴瀉亦有屬火者不可專屬之虛當察色審症而治

一酒泄症飲酒之人多有之夫酒性本熱酒質則寒

只可言濕不可言寒

因酒而生寒濕者因其質也以性去質不去而水留為寒也

水留

為濕則可若言寒則不可

○若陽虛之人則與此大異蓋脾虛不能勝濕而

濕勝即能生寒陽氣因寒所以日敗胃氣因濕所以日虛

濕勝生寒

之說其言大謬傷脾則有之為陰寒無是理也

余於四旬之外亦嘗病此

將自己現身說法以闢前

賢而誤後人

徧求治法見朱丹溪曰傷酒晨瀉者宜理中加葛根或

酒蒸黃連丸王節齋曰飲酒便泄者此酒積熱瀉也宜加黃連

茵陳乾姜木香之屬薛立齋曰酒濕未散脾氣未虛宜用此藥

分利若濕熱已去中氣被傷宜用六君調補中氣又曰酒性大

熱乃無形之物無形元氣受傷當用葛花解醒湯凡此諸論若

已盡之然朱王二家之說不分寒熱皆用黃連是但知酒之有

熱而不知酒之有寒烏足憑也

酒濕傷脾而用健脾補中此說誠是若言寒濕而用熱藥必致

害人古云酒為腐腸之藥其熱可知凡魚肉等物一經酒糟便即熟腐觀此則不可用熱藥矣

惟薛氏之說

雖云大熱而所重在脾誠若善矣

立齋所重在脾未聞言寒東垣亦言傷脾不言寒也景岳

創此見解大誤後人

余因效之初服葛花解醒繼服六君補中及理中八

味俱不效因潛思熟計非峻補命門終無益也乃自製胃關煎

右歸一炁等方以治其病竟得全愈

酒傷胃而峻補命門是不用刃而殺之也有一馬舍

山者平昔好酒軟痿乏力有似類中余以和脾胃之藥加清火之品酒積下泄有一醫者用金匱腎氣湯八味湯治之竟至口中臭穢糜爛不堪而死信乎酒傷病之不可用熱藥也

若必以酒爲熱則其爲古法所誤

者誠不少矣

酒爲寒之說亦好奇之言誤者多矣○古法不足憑新法豈可憑乎

若肝氣未平而作脹滿者宜解肝煎先順其氣

宜疏肝氣之藥如木香青皮香

附乃直入肝家解肝煎俱無疏肝之藥何得謂解

一風泄證亦當辨其風寒風熱寒者以風寒在胃而脾土受傷

如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之屬是也宜以前溫胃理中之

法治之

東垣以風藥舉之此爲大法不必溫胃理中

述古

若脇脹善怒瀉青此肝乘脾虛也宜六君加柴升木香

宜用青皮香附

不必用升麻

痢疾

經義

百病始生篇曰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

此非痢乃便血

論證

痢疾一證卽內經之腸澼也古今方書因其閉滯不利故又謂

之滯下

旣云滯下當理氣爲主不宜不補矣

前泄瀉門諸法本與此通必互相參

酌用之爲善

泄瀉痢疾大不相同

痢疾之症不必紛紛議論將河間丹溪之論深惡痛絕以毀之竟將脂膏精血虛寒立言以誤後人學者詳考準繩爲當

夫痢因於暑而言其爲熱豈不宜然然炎熱者天之常令也貪

涼者人之常事也過食生冷所以致痢多見人之慎疾者雖盛

暑不犯寒涼終無痢患豈其獨不受熱乎此其病在寒邪不在

暑熱病在人事不在天時從可知矣

張仲景立傷寒論謂霜降天氣嚴寒觸冒之者謂之

傷寒治傷暑傷熱皆在夏月之症豈非天時致病乎不在天時之說眞爲杜撰不經

但胃強氣實者雖日

用水果而陽氣能勝故不致疾其次之者雖未卽病而日用日

積迨夫新涼得氣則伏陰內動乘機而起故寒濕犯脾多在七

八月之間此陽消陰長之徵也

陽豈有消之理秋金收斂陽氣漸收邪氣內入所以流注大腸

而爲痢

再其次者多以脾腎本弱則隨犯隨病尤爲易見夫以生

冷下咽瀉痢隨起豈卽化爲熱乎

夏月天氣酷烈人多食西瓜并六一散井水調飲未見其

瀉痢隨起若云臟寒夏月食涼之人俱患痢而死矣謬甚

或曰然亦有用寒藥而愈者曰以

胃強陽盛之人而得濕成熱者有之以元氣壯實而邪不勝正

者亦有之然此輩極少以胃弱陽虛而因寒傷臟者此輩極多

若用寒涼或加蕩滌則無有不死

凡病之起無有不乘虛而竊發者若果元氣壯實邪氣焉

得侵入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則成爲實實者邪氣之實也非元氣之壯實況痢疾一病夏受暑熱內傷食物鬱遏於內至秋收斂不得外達迫於大腸而爲痢故在夏秋之間痢症甚多在他月則無痢症若在他月而爲痢者當作滯下鬱

積或有瀉而無積
皆可用別法治之
戴原禮曰以酷熱之毒至秋陽氣始斂火氣

下降因作滯下之證皆大謬之言也

此言正合大理豈有謬乎
強詞奪理自作聰明毀謗

前賢以謨後
人大罪大罪

俚詞曰

夏日多炎陰邪易入暑熱是主風寒是客身不被風瘧從何致

口不受寒痢從何得

經云夏月食涼以養陰嘗見農夫勞苦之
人夏月酷熱時飲冷水熱氣不傷而人清

爽未見人人患痢而死又見終年不食冷物亦患
痢疾仍用清火理滯而愈此等俚言害人不淺

景岳但知口食生冷停滯為積誤認為寒而用溫補殊不知
夏月炎熱其氣俱浮於外故為蕃秀之月因食寒冷鬱遏其
暑熱不得外達食物厚味為內伏之火煨煉成積傷於血分
則為紅傷於氣分則為白氣滯不行火氣逼迫於肛門則為

後重滯於大小腸則爲腹痛故仲景用下藥通之河間丹溪用調血和氣而愈此時令不得發越至秋收斂於內而爲痢也此理甚明何得認爲寒而用溫熱之藥世人讀是書而蒙其害者多矣自古及今未聞夏秋治痢而用溫補者余歷症四十餘年治痢惟以疏理推蕩清火而愈者不計其數觀其用熱藥而死者甚多同志之士不可執此書之見以誤人

論瀉痢虛實

凡其素無縱肆而患瀉痢

瀉痢並言大失論病之法

此必以或瓜或果或飲

食稍涼偶傷胃氣而然果何積之有何熱之有

此等症乃傷脾胃而泄瀉非夏

秋之痢濃血粘膩後重逼迫之比不宜混同立論

論積垢

凡腹中積聚之辨乃飲食之滯留畜於中或結聚成塊或脹滿

鞭痛不化不行有所阻隔者乃爲之積今人不察但見痢如膿垢者皆謂之積不知此非粗粕之屬而實附腸着臟之脂膏皆精血之屬也

脂膏豈有在腸之理仲景言下利膿血未見其言脂膏而用補

無論瘦人肥人皆

有此脂若果無脂則腸臟之間豈容單薄赤露非惟藩籬不固而且臟必易傷無是理也

強辨飾非

今之患瀉痢者正以五內受傷

脂膏不固故日剝而下

此言出而後世用溫熱補劑者皆景岳殺之也前輩諸賢不足憑而仲景醫之

聖者也治痢可下者十法可溫者五法何必創此見解貽禍後人將謂仲景不足憑乎造孽不小

論五色

凡五色之辨如痢膿垢之屬無非血氣所化但白者其來淺浮

近之脂膏也赤者其來深由脂膏而切膚絡也

積滯而言脂膏大謬已極人有

紅白稠粘之物或一月或半月下去不計用治痢之藥而愈者多矣豈有脂膏大去而猶得生者乎或有經年累月時作時止古人用獨黃湯下之而愈仲景治痢至期復發者此下之末盡也復下之豈仲景之言謬乎紫紅紫白者少

熱證以陰凝血敗損而然也

若講陰凝血敗而用溫補必致不救惟腸紅便血往往得溫煖而愈

者有

有以紫紅雖多而不可言熱者以陰絡受傷而非暴注之

比也

陰絡受傷乃腸紅而非時痢之比也

若辨黃黑二色則凡黃深而穢臭者此

有熱症亦有寒症

大凡熱極則臭穢未有寒而臭穢者故天熱則食物必臭此理之自然也

若青黑

而腥薄者此肝腎腐敗之色也

必因熱極而腐敗豈有寒而能腐敗乎

論腹痛

再若虛寒刮痛之義人多不知蓋元氣不足於內雖無外寒而

中氣不煖卽寒症也所以瀉痢不止

瀉與痢大不相同豈可混同立論

故凡寒

侵腑臟及脉絡受傷血動氣滯者皆能爲痛

氣滯不行而痛

或喜揉按

或喜煖熨或如飢而不欲食或作嘔而吞酸但無實熱等症總

屬虛寒

往往熱氣內滯得溫煖湯浴則熱氣外散而舒適熱得熱則同氣相求故也不可以得熱喜煖便爲虛寒至于

吞酸因鬱遏發熱而酸亦不可認爲虛寒

嘗見一醫云痢疾須過七日方可用補而

不知六日已死愚亦甚矣

總之邪氣方張之時日數雖多亦不宜驟補

但其痛之甚

者當於溫補中稍加木香以順其氣或加當歸以和其血

溫補之法

夏秋之痢不宜孟浪而投

其或痛不至甚則但以溫補脾腎爲主

若講溫補脾腎在泄

瀉久者可用若施之積滯作痛
後重逼迫者是殺人不用刃也

論裏急後重

蓋中焦有熱則熱邪下迫中焦有寒則寒邪下迫脾腎氣虛則

氣陷下迫但當察其所因以治脾腎之本

寒無下迫之理火性
急速故下迫脾腎氣

虛泄瀉者有之惟夏秋之痢屬濕熱下迫者多若講補脾腎惟
久瀉而無積滯腹痛者可用非夏秋之痢可用也景岳將脾腎
不足混入故河間之用芍藥湯

仲景治
痢主方

謂行血則便自愈調氣

則後重除是固然矣然調氣之法如氣熱者涼之寒者溫之虛

者補之陷者舉之必使氣和乃為調氣行血之法其義亦然

腹痛

則宜和芍藥甘草為要後重宜調氣枳殼木香之類此前賢無
有不言者古人痢疾謂之滯下氣滯而不舒暢也若講寒熱虛

實而謂之調氣則竟講寒熱虛實之治不必言調氣矣新翻議論誤人不淺

矧痢止則後重自止未

有痢不愈而後重能愈者也

止痢惟以調氣和血清熱為主若講止法而用兜澀卽謂之閉門逐

盜矣請問景岳止痢將何法以治之

論大孔腫痛

凡病痢多有大孔腫痛者何也蓋脾胃不和則水穀之氣失其

正化而濁惡難堪之味出諸孔道此痛楚之不能免也

此皆火邪燉煉

而爲濁惡非因寒氣而成

若火因瀉陷陽爲陰逐則胃中陽氣并逼於下無

從解散此腫之所由生也

要牽寒氣爲痛故生出陽爲陰逐惟其熱邪在腸胃用寒涼清之得以下

行故肛門腫痛

痛與不痛亦由氣之陷與不陷耳

肛門之痛由邪火下注而然並非氣陷與

寒也欲治此者但治其痲痲止則腫痛自散亦如後重法也

治痲莫若

調氣清火解毒爲主往往熱毒有肛門潰爛之患

自丹溪云大孔痛因熱流於下是但

知火能爲腫爲痛亦焉知元陽之下陷也

若謂元陽下陷而用熱藥必致潰敗景岳

另創見識貽害無窮

論口渴

真渴者必好茶飲但以喜熱喜涼即可辨其寒熱

往往胸膈不寬鬱熱不散

者得熱則胸膈舒暢熱則宜通未可喜熱卽爲寒症

若火有餘者自當清火水不足者自

當滋陰是固然矣然氣爲水母氣虛不能生水者不補其母則

水不能生而渴不止也

此乃虛則補母之法惟生脉散爲要

土爲水主脾虛不能

約水者不强其主則水不能畜而渴不止也

此兩句可爲杜撰水衰反用補脾之

藥則土能制水水津愈耗而渴矣惟水濕泛溢當培土以約制之其言大悖

論小水

凡瀉痢之症小水必多不利

瀉痢並論不分明白而混治大悞後人可恨可恨

凡因於

熱者必其熱赤之甚或多澁痛或見鮮血

此乃尿血悞入小便不利

若非真

熱則或以中寒而逼陽於下者有之

此又杜撰

或瀉痢亡陰而水虧

色變者有之

陰亡則火亢

或下焦陽氣不煖而水無以化者有之

陽氣

不煖斷無黃赤之理

但察其三焦無火則雖黃雖瀦總皆亡陰亡液之證

亡陰亡液俱是真水衰耗豈有三焦無火之理大悖

內經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至哉

斯言脫卻邪之所在皆爲不足二句竟言不足不言邪之所在

每見有小水清白而兼腹痛者仍用苓連之類可恨可恨小水清白

自然不宜苓連不必可恨但陰亡而謂之三焦無火真爲可恨

論陰陽疑似

夫陰陽之用欲其相濟不欲其相賊

陰陽相濟爲調和此言合理非竟以陽爲主

蓋

陰陽之性陰喜靜而惡動陽喜煖而畏寒及其相賊則陰畏陽

亢所以陰遇陽邪非枯則槁陽畏陰毒所以陽逢陰寇不走卽

飛此陰陽相妬之機誠多難測

據理則易測

若今之患痢最甚者見

上下皆有熱症而實非真熱者何以見之如煩則似熱非熱躁

則似狂非狂懊懣不寔莫可名狀此非真陽症也蓋以精血敗

傷火中無水而陰失其靜故若此也

既云火中無水而謂之內寒令人不解

又如

飛者飛於上走者走於下飛於上則爲口渴喉瘡面紅身熱走

於下則爲孔熱孔痛便黃便血此非實熱症也蓋以水火相刑

陽爲陰逐而火離其位故若此也

陰逐兩字又杜撰因真陰枯竭故孤陽飛越宜滋真陰○

既有陰逐必有陽逐不知陽逐之症可有說乎

今之人見此等症候是但知外有熱而

不知內有寒也知上下有熱而不知中焦有寒也又豈知煩躁

之爲陰虛而飛走之爲陽虛也

飛走非陽虛也因陰竭而陽無所附而飛耳景岳大錯關頭

且如飢表皆有熱症本當惡熱而反不舍衣被或臍腹喜煖而

宜熨宜按者此外雖熱而內則有寒也

傷寒之症在太陽必頭痛惡寒發熱而口不渴

當發表若講內寒失之多矣東垣內外傷辨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若謂之內寒而用溫補殺人多矣請景岳將內外傷辨細讀然後議病此外有陽氣素弱及脉色少神如前論等症若止知爲

火治以寒涼是外熱不相及而中寒必更甚致飛者愈飛走者

愈走所謂雪上加霜欲孤陽之不滅不可得也

既云孤陽則陰竭矣反以熱藥

治之是以

火濟火 凡治此者但能引火歸原使丹田煖則火就燥下原

固則氣歸精

引火歸原因腎水不足虛火上亢用滋陰降火之法少加熱藥爲引導引之下降使無拒格之患若

講溫補熱藥爲引火大誤大誤世醫俱將此法治人爲害不淺戴陽格陽可用溫熱若論陰虛斷無是理

論治

一生冷初傷飲食失調而胃氣未損元氣未虧或爲脹痛爲暴

瀉暴痢等症

此等症乃傷食致病不當列在痢疾門

一脾腎虛弱之輩但犯生冷極易作痢

脾腎瀉之症未可與夏秋之痢同治

一病痢凡脾腎俱虛而危劇可畏者只宜以胃關煎爲最

凡痢初起

有膿血後重者卽講溫補脾腎是殺人不用刃也

一痢疾嘔惡兀兀欲吐或聞食氣卽惡心者此胃氣虛寒不能

容受而然必宜溫補安胃

凡痢初起惡心欲吐有火氣上衝者有積毒上攻者有胃虛而肝火衝胃

者不可認胃氣虛寒而用熱藥

○若陰中火虛氣不歸原而嘔者宜胃關理陰

煎主之

初痢講陰中火虛氣不歸原而嘔萬中一二

○若胃火上衝而致嘔吐者則

必有煩熱脹滿等症

亦有不煩熱不
滿而嘔屬火者

一痢有發熱者似乎屬火

挾外邪者
必發熱

然實熱之症反未必發熱

惟痢傷精血陰虛水虧者則最多為熱為躁也

初痢未必傷精
血而陰虛水虧

久痢則
有之

○若脉本無力全屬虛火則不可治火單宜壯水補陰

如三陰煎六味八味等丸

初痢而講六味
八味必致誤人

○若陰盛格陽而為

外熱者宜胃關煎

痢疾非傷寒之比而
云陰盛格陽大謬

蓋噤口者以食不得入

經云食不得
入是有火也

雖亦有實熱證而惟脾胃

虛寒者居多

居多兩字當
改亦有之

若因食積胃中而噤口者其胸腹必

有脹滿或鞭痛此當行滯去積

亦有不脹滿不鞭痛竟為
熱邪上攻而嘔吐不食者

然實

症無幾實乃邪氣之實故用去邪無積無火而食不能入其故何也以臟氣

不能容受也此句不解惟胃中有物故不能容受一由腎氣之弱故命門不能煖

則大腸不固小腸不化則胃氣不行講泄瀉則有之若講痢乃六淫暑熱者多欲實

下焦非地附茱桂之屬不可余之活人於此者不勝紀矣若不審察

明白而投熱補之藥必致腸胃潰爛而死總之景岳刻意毀謗前賢另立一番見識以炫世人

述古

仲景曰夫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藏氣絕於內

下利不禁甚者手足不仁此利非痢疾之痢乃泄瀉通利之利錯認闕頭下利腹脹

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此傷寒利大錯

褚氏遺書曰陰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

此非痢疾之比乃大小便使然

又大錯

東垣曰飲食有傷起居不時損其胃氣則上升清華之氣反從

下降是爲殞泄久則太陰傳少陰而爲腸澼裏急後重膿血相

雜數至圜而不能卽便者專用補中益氣爲主

泄瀉久可用若腹痛後重膿血

稠粘則不可用○裏急者腹中不寬快也亦有虛坐而大便不行者皆

血虛也血虛則裏急後重

非腹中不寬快因氣滯下而逼迫若云不寬快乃作脹非後重也議病尙

未明

白

薛立齋曰若白痢久胃弱氣虛數至圜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膿

者乃土不生金肺與大腸氣傷而下墜也當用補中益氣

因無腹痛

膿血但少有白膿而下墜故用升提

○若飲食不入發熱作渴勢甚危急用十全

大補湯不應二神丸

若講痢而用此藥未為盡善必察症脉果屬虛寒方可用之

○若脾經

氣虛不能統血用四君加芎歸

脾虛不能統血乃便血之症非紅痢粘膩之血故可補脾升提

凡嘔吐食不得下或脾胃素有實熱或過食辛辣厚味而暴患

者宜開胃行滯

當清火非開胃

凡痢腹痛後重怕手按腹或脉洪實者為積滯閉結

燥糞堅結怕手按腹

若竟膿血稠粘而痛亦喜手按

若氣血虛弱宜十全大補加附子粟殼

要看氣血虛弱之形象脉息

○若命

門火衰宜八味以補母氣

命門火衰泄瀉則有若講痢斷無此理

○若腹痛作渴

飲湯手按之而痛稍止者宜溫補脾胃

作渴飲湯因痢多液耗用溫補則陰愈耗大謬

有陽虛陷入陰中則脫血陣陣而下者醫尙謂血痢不已仍用

苦寒至脈絕四肢厥冷而死者曷可勝紀

血痢者但有血而無腹痛後重稠粘之血

積爲血痢若見脈絕四肢厥冷自然用補雖至庸之醫必不用寒涼攻伐矣

附按

王海藏治楊師三朝三大醉至醒大渴飲冷水冰茶各三杯遂便血約一盆先用吳茱萸丸又用平胃五苓血止後復爲白痢

又與神應丸四服痢乃止

因寒而致病故用熱藥若一概以熱藥治痢殺人多矣○酒能動血三朝

大醉其血妄行飲冷水冰茶其血凝爲瘀血從大便而下行故用溫熱之藥散其餘滯而愈本非痢症亦非寒毒若一概謂夏月血痢不宜用黃連大失致病之情

暑毒在脾溫氣連腳下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

甘草作湯服之安樂

暑毒故用雄黃甘草解之非不可用寒涼也

唐太宗實錄云上病氣痢久未痊下詔訪問時金吾長張寶藏

曾因此疾卽疏以乳煎葦菱方服之立效

氣痢久故用之若暴痢必不可用

余治胡政之痢其年七十二歲先胸膈不寬飲食不進者兩月餘自以爲膈症與諸老決別住太倉調理至八月初患痢血積稠粘裏急後重肛門如火諸醫以爲年老氣血衰耗以培脾胃爲主其痢更甚且煩躁內熱飲食不進而惡心延余診治脉息滑大肛門如火小便不利後重逼迫余用大黃枳榔枳殼黃芩厚朴爲丸服之大下紅積不計胸腹稍舒熱勢

更甚用井水調益元散連飲三碗其肛門之火熱如焚因涼
水清其火而下降仍用西瓜水不時呷之服藥以黃芩芍藥
湯加枳殼滑石木通厚朴檳榔金銀花連進十五劑一月餘
病勢平安隔間通泰飲食大進而愈壽至八十六而歿此時
若以溫補培本必然致死然清火而不用黃連者恐厚腸胃
而大便愈難耳又治華玉英令郎號琴五患痢大便秘瀉血水
一日夜五六十次裡急後重肛門如火熱小便利諸醫用
和血調氣利水之藥不能取效延余診視脉大而數唇口俱
紅余曰如此暴注下迫皆屬於火津液枯耗焉得小便惟以
水能制之用井水調益元散并以西瓜水不時與之小便卽
來用芍藥湯加芩連枳殼之類半月平安計飲冷水益元散
十三碗西瓜四十餘枚而愈又新場朱次章於丙申年秋患
瘧痢積滯紫紅黑腹痛後重口渴喜冷飲食不進投大黃清
火之藥連下數次并用西瓜益元散不計得以熱退身涼兩
月而漸愈人參白朮補氣之類俱置不用以涼血滋陰而收
功又新場葉硯孫春間患膈症飲食不進用清火豁痰之藥
并以蔗汁蘆根汁飲之至八月初忽然下痢紅積裏急後重
用枳黃丸通之俱用滑石芩連歸芍枳殼等藥而痢止胸膈

亦寬泰飲食漸進後以滋陰之藥煎膏調理而愈以上諸證若講溫補熱藥必致殺人

心腹痛

經義

賓按本篇論痛總計十三條所言寒氣與熱氣相薄及熱氣留

於小腸閉而不通者止二條爲熱證而其他皆屬於寒則此證

之概可知

此言外之寒邪客之而痛非內寒爲痛多有內有鬱結之火每每寒邪觸之而痛誤用熱藥而甚者多矣

不可謂經文言寒而竟以寒之一字槩之

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

往往內有肝火外爲寒邪束之不得發越而痛故受寒則痛也散其

外寒其火外達痛自止矣當明此理

五邪篇曰邪在肝則兩脇中痛

將脇痛亦引入心腹痛門中

論證

辨之之法但當察其可按者爲虛拒按者爲實久痛多虛暴痛

多實

久痛亦有停滯者當以手按痛不痛以辨虛實不可以久痛便爲虛

雖熱證亦常有痛然必有明辨如經所言腸中痛而瘧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閉而不通者此因燥結熱閉故能作痛然必有

煩熱等症乃因於火最易見也

寒症察色辨症亦最易見

今之醫家但見心

腹痛症無問寒熱便云諸痛皆屬於火多用寒涼

今之醫家未必如此執滯

不知此說出自何典

出自內經諸痛痒瘡皆屬於火

又見丹溪治法云凡心腹

痛者必用溫散此是鬱結不行阻氣不運故痛也此說誠是也
然又引原病式云若欲行溫散豈無助火添病也由是古方多
以山梔爲主加熱藥爲向導或二陳加芎朮倍加梔子痛甚者
加乾姜反佐之若此議論治法余則大有不服鬱久成火若單用清火則鬱結
不通痛更甚矣故用溫散之藥開其鬱結猶恐助火添病加山
梔以散其火少佐乾姜以通之熱得熱則同氣相求而無拒格
之患此理最明何謂不服夫致病之由熱者自熱寒者自寒病因火邪清利

自愈固不必反佐也病因寒滯溫散自愈又何爲反助火耶散其

外寒則痛止暫時得安猶恐熱藥助火其痛復發故寒熱並用相制而兩安也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

此自正治之正理豈可不論經權不分從逆既宜梔子又宜乾

姜概用反佐而治寒犯寒治熱犯熱乎

仲景既宜黃連黃芩又宜乾姜豈不知治寒犯

寒治熱犯熱乎古人用藥寒熱並用攻補兼施者

多景岳不知用藥之法妄自議論丹溪可罪可罪

仲景醫之聖者也半夏瀉心湯芩連乾姜並用附子瀉心湯大黃芩連附子寒熱並用治傷寒胸口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用黃連甘草姜桂人參半夏大棗名黃連湯是皆寒熱並用豈其見不真而雜亂乎東垣治王善夫小便不利而腫用知柏各二兩肉桂二錢反佐以通其關小便通而腫愈豈有誤歟金匱大黃附子細辛治寒氣內積脇下偏痛若照景岳說熱者自熱寒者自寒何寒氣內積反用大黃之寒豈仲景誤人於疑似之間乎反佐之論徒誤後人耳目

論治

一凡痛在上焦者如因停滯既痛且脹不易行散而痛難忍者

欲其滯去速效無如吐之妙

在上者可吐如停滯在下則不可吐

一凡胸膈大痛連及脇背藥不能納到口卽吐者就其勢探而

吐之則最易最捷吐出邪滯積痰痛可立止既然到口卽吐吐已極矣豈可再吐

乎有物在胃尙可吐也若痰積已出中空無物反傷胃氣子和善用吐法然尙有可吐不可吐之語

述古

痛甚者脉必伏用溫藥附子之類不可用參朮此痛不可補也○肥白

人腹痛多是氣虛兼濕痰亦宜手按辨其虛實不可因其肥白便認爲虛○心痛用山

梔并劫藥止之若復發前藥必不效仍有可用元明粉一服立

止元明粉通利之藥痛隨利減所以立止若復發不可多用

食停小腹新按

然又有食停小腹者

食已入腸已消化矣惟氣滯成形故理氣見效

且知飲食下行之

道乃必由小腹下右角間而後出於廣腸此自古無人言及者

食物自小腸而傳入大腸以及廣腸而出雖至庸之醫皆知此理豈有古人而不知者乎妄自誇張可恥

括沙新按

向予荆人年及四旬於八月終初寒之時因暴雨後中陰寒沙

毒之氣忽於二鼓時嘔惡胸腹攪痛勢不可當余忽憶括沙法

刮之良久忽腹中大響遂大瀉如傾其痛遂減一飯頃通身搔

癢隨發出疙瘩風餅如錢大者不計其數至四鼓而退

醫家治病必本

內經非內經之言則爲杜撰考諸內經從無沙之一字近來好奇者凡病先議沙而用刮沙一法惟乾霍亂腹痛不吐不瀉俗

名絞腸沙亦因穢惡不正之氣所觸或感受山嵐瘴氣之毒毒氣攻衝故古人委中出血十指出血以泄其毒卽針之一法亦有刮之而安者卽內經開之發之散之之法也若云寒邪外感之毒則竟言寒邪外感不必將杜撰沙字言矣旣云通身搔痒疙瘡風餅此亦風濕之邪非寒毒之氣旣云寒毒自當溫散矣而俗言沙症不可用砂仁因其溫熱也溫熱不可用則知非寒毒矣凡毒皆屬火故解毒湯用黃連未聞用熱藥解毒因邪氣閉塞腠理經絡不得外達攻於腸胃而痛故用宣通之法而泄其邪則愈考之於經揆之於理不得不爲之辨以正其訛

附按

此蓋痰在膈上攻下之亦不去必得吐法而後愈經曰有故無

殞此之謂歟

非婦人重身何引有故無殞經義未明妄敢立言垂後

簡易方

因病立方不可妄用單方蓋病有寒熱之分
後方皆辛熱之藥倘或孟浪生死立見慎之

脇痛

經義

所引經義有並非脇痛者有因他病牽及兩脇並
非脇痛本病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殊爲混引

論治

若元氣本虛陰寒外閉邪不能解而脇痛畏寒者非大溫中飲

不可

脇痛雖屬虛者
此方不可浪投

腰痛

論證

腰痛證舊有五辨一曰陽虛不足少陰腎衰

亦有陰虛不足者

論治

凡積而漸至者皆不足暴而痛甚者多有餘內傷稟賦者皆不足外感邪實者多有餘

非本元有餘乃邪氣盛也

頭痛

論治

一外感頭痛自有表證可察蓋其身必寒熱脈必緊數或多清涕或兼欬嗽或脊背痠痛或兼項強是皆寒邪在經而然散去寒邪其痛自止如川芎細辛蔓荊柴胡之類皆最宜也

頭痛屬外感看

在何經而用何藥如太陽膀胱寒邪所侵當用羌活防風蘇葉
至於柴胡只屬少陽白芷屬陽明川芎細辛屬厥陰不明經絡
胡亂用藥失之多矣

其或頭腦振振痛而兼脹而絕無表邪者必火邪也欲治陽明

之火無如白虎加澤瀉木通生地麥冬之類

此等之藥與陽明何涉用藥之理尙

未明

但治火之法不宜佐以升散蓋外邪之火可散而去內鬱

之火得升而愈熾矣

內經云火鬱則發之此句將何着落惟以清涼疏散爲妙

一陽虛頭痛卽氣虛之屬也

竟言氣虛可也

一痰厥頭痛方書皆有此名然以余論之則必別有所因但以

頭痛而兼痰者有之未必因痰頭痛也

因痰而頭痛名痰厥頭痛半夏白朮天麻湯主

之東垣云痰厥頭痛非半夏不能療景岳每言痰不自生必因病而生痰故有未必因痰之說此則不得不兼

痰治之宜和胃飲平胃散

非治痰之方

眼目

論證

至於目黃一證尤宜辨其虛實不可謂黃者必由熱也實熱之黃如造糲者然此以濕熱內蓄鬱蒸而成熱去則黃退非清利不可若虛寒之黃則猶草木之凋此以元陽日剝津液消索而

然

腎虛精衰非元陽日剝

述古

其有熱淚交流兩臉赤痛乃肝之熱極迎風有淚爲腎虛客熱
涼肝瀉腎必得其宜至於五臟各以類推虛則生寒實則生熱
補瀉之用須在參詳

虛乃精血不足
豈有生寒之理

鼻證

論治

然以余之見謂此炎上之火而治兼辛散有所不宜莫若但清

陰火兼以滋陰

若鬱遏者但清陰火而以滋陰則凝滯
而愈鬱故以辛散清火兼治必能見效

○其有

漏泄既多傷其髓海則氣虛於上多見頭腦隱痛及眩暈不寗

等症此非補陽不可

鼻淵腦漏久病則有陰分不足未必盡爲
寒而用補陽之藥此景岳創見以誤後人

但當照顧
本元爲要

聲瘖

論治

一風寒襲於皮手則熱鬱於內肺金不清而閉塞喉竅欬嗽甚

而聲瘖者宜參蘇飲

人參補肺
不宜用

金水六君煎

內有歸地
亦不宜用

咽喉

論證

喉痺一證在古方書雖有十八證之辨而古人悉指爲相火然

此症雖多由火而復有非火症者不可不察也

喉痺雖多由火
而清火之藥亦

不宜驟用恐寒涼凝滯其火不通而痰升氣喘必致危亡

凡實火可清者真火症也虛火不

水虧者緩病若暴病當以辛涼疏散豁痰開竅為主

且復有陰盛格

陽者即真寒症也故經曰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噎痛頰腫

其義即此

雖云寒淫所勝實有寒包火之義

若纏喉風則滿片紅腫多不成膿亦不必出血但使火降其腫

自消

纏喉風不宜驟用寒涼降火先宜辛涼發散兼豁痰理氣則火可散痰可降若用寒涼必致氣喘痰升而死此景岳

之所不知也

論治

凡火浮於上而熱結於頭面咽喉者最宜清降切不可用散風

升陽等劑

陰分不足者忌散風升陽若惡寒發熱者宜散風之中加清火則火邪散而安若竟講清火則火愈不散

景岳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經云火鬱則發之卽此義也

○凡火壅於上而食物之治最宜

雪梨漿綠豆飲之屬

最忌生冷冷物入咽痰火必凝結不通而死

或以蘿蔔汁和清

泉少加元明粉攪勻飲之

惟淡姜薄荷爲妙辛以散之

一鎖喉風證時人以咽喉腫痛飲食難入或痰氣壅塞不通者

皆稱爲鎖喉風而不知有真鎖喉風者余嘗見一女年已及笄

忽於仲秋喉竅緊澁息難出入不半日而愈甚及延余視脉無

火也喉無腫無痛也觀其貌則面青瞳目不能語也聽其聲則

喉竅如鍼抽息之窘如線余見而疑之意謂風邪閉塞非用辛

溫不能解散遂以二陳加姜與之無效意復用獨參湯以救其
肺然見其勢危恐滋怨謗未敢下手如此者一日夜而歿後又
一人亦如此而歿若此二人者余莫識其所以病然意必肺氣
竭絕而然倘再有值此者恐非獨參決不能救

若肺氣竭絕必
自汗氣喘此是

閉塞關竅不通而死用人參則愈閉
其氣焉得不死景岳立言害人不淺

鎖喉風杜撰立名也病有閉症脫症閉症者氣道閉塞關竅
而死脫症者大汗大吐大瀉虛脫而死閉症當以開通關竅
爲急脫症當以補虛收斂爲要卽如此女之病乃閉症也夫
女子善懷性執抑鬱者多年已及笄未免有難出諸口者憤
悶抑鬱肝氣不得疏泄決非一日交秋令則肝氣愈斂或食
生冷或受寒涼鬱遏肝氣肝性急觸而暴發上干心肺之竅
口不能言無腫無痛現面色之青者知其爲肝病也經云暴
病暴死皆屬於火火鬱於內不能外達故似寒症閉塞經絡

不通脉道不行多見沈澀無火之脉此時治法惟紫金丹淡
姜湯磨灌則關隘必開因內有麝香通竅開口之後然後用
二陳加石菖蒲枳殼鬱金香附之類降之若爲脫症用參此
雪上加霜耳凡治病難明之症必有至理焉故不得不爲之
細辨景岳自恃絕世聰明毀謗前賢今遇此等之症束手無
策毫無識見而竟以獨參湯議補何得謂之明理乎○余在
新場鎮閔介中家彼一僕婦在閔若舟家爲乳母年滿歸家
適值中秋往彼候安因食梨藕生冷一時喉間鎖定不能出
聲不知痛痒手足冰冷面色白而青脉息沈伏藥不能進余
以前法治之而安蓋因鬱怒又食生冷而起也又治裁衣費
姓之女年已二十外未嫁忽然倒仆手足冰冷面色青無痰
聲不開口脉息伏亦用紫金丹開口進藥而愈如此症者甚
多凡遇不開口無痛楚忽然而起者先以開通關隘爲第一
著語言得出可以得生若認爲虛妄投入參無有不死者

齒牙

論治

亦有陰虛於下格陽於上則六脉微細全非實熱牙縫之血大
出不止而手足厥冷者速宜以鎮陰煎主之
若大脫血手足厥冷宜獨參湯補血湯爲要此血脫益氣之法鎮陰煎不能濟事

遺精

經義

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景岳每每以扶陽爲主內經言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是故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

無氣則死矣

景岳每言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內經獨言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則知內經仍重陰精也

經脉篇曰人始生先成精成而腦髓生

人始生先成精可知不獨專以陽爲本

論證

夢遺精滑總皆失精之病雖症有不同而本則一蓋遺精之始無不由心正以心爲君火腎爲相火心有所動腎必應之故凡少年多慾之人或有妄想或有妄遇以致君火搖於上相火熾於下則水不能藏而精隨以泄

景岳議相火爲正氣何東垣議其爲賊旣以相稱之而竟以賊名之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其說如此而此處又言君火搖於上相火熾於下則水不能藏而精隨以泄故余曰火本一物也靜則生物動則害物邪念之起由心而動豈有從他處來乎君相火論中情欲之動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君相之火爲正氣何此處又言君相之火動而精泄

議論自相矛盾好奇立說以惑世人

論治

一精道滑而常夢常遺者惟蒼朮菟絲丸最佳其次小菟絲丸

金鎖思仙丹之類

夢遺之症無有不因君相之火煽動者補藥中必兼清君相之火

一相火易動肝腎多熱而易泄者經驗猪肚丸爲最或固精丸

之類主之

固精澁精往往施之相火易動者其火必上炎而吐血欬嗽此又不可不知

今人之治遺泄動以知柏爲君或專用固本坎離丸之類不知

苦寒之性極能沈降瀉水腎虛者尤非所宜

相火動而遺者必於六味丸中加知

柏以降之此乃瀉腎中火非瀉腎也大便實脾胃壯而能食者必宜用之

述古

英全善綱目云一壯年夢遺白濁與瀉藥益甚知其鬱滯改用

導赤散大劑遺濁皆止

往往夢遺症屬鬱者居
大半用補澁藥更甚

淋濁

論證

若或以勞倦過傷或久病或酒色耗傷真陰或素服涼藥愈服愈赤愈見短少而無痛澁等證者此係水虧液涸全非赤濁之比經曰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卽此類也但當溫補下元使之氣化水必自清

既引經文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當
以補中氣爲主何得講溫補下元

一白濁症有濁在溺者其色如泔凡肥甘酒醴辛熱炙燂之物用之過當皆能致濁此濕熱之由內生者也有炎熱濕蒸主

客時令之氣侵及臟腑者亦能致濁此濕熱之由外入者也然

外入者少內生者多總之必有熱症熱脈方是火症清去其火

濁無不愈

由內而生者當清胃中濕熱由外而得者當清暑熱而利小便宜分兩法

淋之爲病小便痛澁滴瀝欲去不去欲止不止者是也是亦便

濁之類

淋與濁當分兩病不可混同立論

○然淋之初病無不由乎熱劇無容

辨矣但有久服寒涼而不愈者有淋久不止及痛澁皆去而膏

液不已淋如白濁者此惟中氣下陷及命門不固之症也

中氣下陷

爲正論若議火衰則不可

論治

若小水不利而煩熱難解者惟綠豆飲最妙

綠豆飲非任
大力量之藥

若胞氣不固而液濁不清者此亦敗精之屬也宜秘元煎或水

陸二仙丹以固之

敗精不
宜固澀

血證

論證

萬物生成之道惟陰與陽非陽無以生生者神其化也非陰無

以成成者立其形也人有陰陽卽爲血氣

景岳刻刻以陽爲主
今又言非陰無以成

成者立其形也有形其陽依之而活
動陰陽互相爲用不可單重陽矣

是以人有此形惟賴此血

故血衰則形萎血敗則形壞而百骸表裏之屬凡血虧之處隨

所在而各見其偏廢之病倘至血脫則形何以立氣何所歸亡

陰亡陽其危一也

景岳每言人有此生惟賴陽氣而已今言人有形惟賴此血又言血脫則形何以立可知

丹溪補陰之論不爲大害

蓋動者多由於火火盛則逼血妄行損者多由於氣氣傷則血

無以存故有以七情而動火者有以七情而傷氣者

動者皆由於火河間

五志之火信不誣矣何得罪其言火而誤人原病式可廢乎

或中氣虛寒則不能收攝而注

陷於下

虛有不能攝血寒則凝瀉而已言寒無是理也

由此觀之則凡五志之火皆能及胃

景岳言五志之火爲非今又言五志之火皆能及胃

何前後言之不同耶

論治

凡治血症須知其要而血動之由惟火惟氣耳

動血之由惟火惟氣河間言火

不為

故察火者但察其有火無火察氣者但察其氣虛氣實

未

無火而血妄行者惟氣不能攝血則有之議論大錯

一凡諸口鼻見血多由陽盛陰虛二火逼血妄行諸竅也

多由兩字

可見因火而血行者皆為火之動也無火兩字亦不必言矣

一氣逆於藏則血隨氣亂而錯經妄行然必有氣逆喘滿或胸脇痛脹尺寸弦強等症此當順氣為先宜陳皮青皮杏仁芥子

澤瀉之屬主之

白芥子理皮裏膜外之痰未聞有理血中之氣澤瀉但能利水而瀉火未聞有順氣之功用藥

錯亂焉可
立方治病

經曰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

則吐衄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此二言者最得損傷

失血之源故凡治損傷無火無氣而血不止者無火無氣則最成僵尸矣

不宜妄用寒涼以伐生氣又不宜妄用辛燥以動陽氣蓋此二

者大非真陰虧損者所宜而治此之法但宜純甘至靜之品陽絡

傷陰絡傷用藥隨病之寒熱虛實而投之非但宜純甘至靜之品可執一治也

若胸膈臆中間覺有牽痛如絲如縷或懊懣餽雜有不可名

狀者此病在心主包絡也嘈雜屬胃非心包絡也○若脇肋牽痛或躁擾

喘急不寧往來寒熱者此病在肝也

躁擾腎病喘急肺病

○若氣短似喘

聲啞不出

火爍金肺病也

咽乾喉痛動氣忡忡者病在腎也

咽乾喉痛肺胃受爍

血有因於氣實者宜行之降之以青皮陳皮烏沈香附蘘杏前

胡芥子海石之屬

白芥子海石非血中氣藥治痰則可

血有寒滯不化及火不歸原者宜溫之以桂附乾姜姜汁之屬

姜汁治痰則可

血有大熱者宜寒之瀉之以芩連知柏梔子石膏龍胆苦參桑

皮香薷之屬

香薷乃暑月發散之劑非血症所宜其性溫散大熱忌之

血有陷者宜舉之以升柴芎芷之屬

白芷亦非血中之藥

血有澁者宜利之以牛膝車前茯苓澤瀉木通瞿麥滑石之屬

此皆利水之藥非

血澁之藥大謬

以上治血症之藥皆一定之法然其中尙有疑議自當隨機應變爲妙

吐血論治

若虛在氣分者宜五福飲或大補元煎

氣虛血脫竟宜補氣氣能攝血也如參芪爲主

而佐以扶脾補元若夾雜補腎凝滯之品其陽和之氣可連行乎治病當認清門路而用藥況諸血症皆以胃藥收功因脾胃爲生化之源能統攝其血也若血藥補腎亦緩著之治且凝滯胸膈有妨飲食耳

若陽分不足者宜埋中湯

埋中者理中焦脾胃因脾胃之氣有傷非陽分不足亦非火不生土解釋

命名尙未詳細

○若素多勞倦思慮或善嘔吐或善泄瀉而忽致吐血

下血者此脾虛不攝非火證也宜六味回陽飲

內有歸地非嘔吐所宜歸脾六

君爲要劑杜撰回陽飲非若前賢之用藥有深意存焉

蓋有形之血不能卽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但使氣不盡脫則

命可保血可生宜急用人參一二兩

黃芪一兩當歸二錢名補血湯煎服最好

一吐血不止者惟飲童便最效

童便可暫而不可久久則傷胃

吐血下血新按

倪孝廉者年逾四旬素以思慮之勞傷及脾氣時有嘔吐之症一日於暑末時因連日交際致勞心脾遂上爲吐血下爲泄血余往視之則形勢俱劇乃用參地姜草大劑與之初服毫不爲

動嘔吐之症不講參朮同用而用熟地乾姜豈能見效次服嘔吐稍止而脉有生意乃加

附子乾姜參地朮草扶苓服之而嘔止血亦止幸加白朮扶脾凡嘔吐脾胃之

症不用白朮廣皮茯苓而以歸地為

治豈能見效若云見效亦偶然耳

勞傷脾胃而吐血寒涼固不可用熱藥亦不宜用恐其助火
欬嗽惟歸脾六君四君加減治之最為萬安如景岳之六味
回陽飲自稱其妙亦紙上空言未能見之實事勞字之義兩
火上炎豈非有火乎但宜溫養不可寒涼故經云勞者溫之
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自充非講熱藥以溫養也

吐血述古

徐東臯論王節齋曰凡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真陰欬嗽吐痰吐

衄欬咯血等症誤服參芪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噫此一隅之

說非天下之通論

火亢吐血自然清火故仲景治火亢者以瀉心湯瀉其火豈仲景非與

其有虛

火體氣弱甚者宜有不用參芪者乎葛可久治大吐血後用獨

參湯所以治其虛也

氣虛血脫自然用獨參湯

又如丹溪治一人年五十勞

嗽吐血用參芪朮苓百合阿膠芍藥桑皮杏仁瓜蒌海石五味

天冬而愈

丹溪治血症仍用參芪奏效何景岳責其寒涼誤人耶

欬血辨古

蓋凡陰虛生火等症多以真陰受傷水虧而然此其所重在陰

不當在火若治火太過未免脾腎俱敗必致不救

若陰虛火盛不得不用降

火若竟講滋陰則火自熄往往不能見效譬如釜中之水竈底之火火旺則水煎乾頻加其水火終不退莫若加水而釜底抽

薪自然釜中之水不乾此理最明也但火退之後必宜參芪補氣氣爲火耗故也氣能生水此先後緩急之法不可謂知柏之害人在用之得其當耳至於誤用寒涼嘔惡膨滿飲食不運腹痛泄瀉此皆脾胃受傷又非理陰煎右歸丸八味所治宜竟以溫補脾胃爲主蓋理陰右歸八味皆有地黃凝滯之品故用於嘔惡脹滿不運者大非所宜所重者惟在脾胃之藥收功耳景岳常技每每以新方左歸右歸回陽理陰等藥治病大悞其事莫若用古方爲穩當也

天
人
湯
血
論
治

常見相火妄動逆而不通者微則淋濁甚則見血治宜清利膀胱之火以生地白芍山梔知柏龍胆澤瀉等劑

相火妄動以致
溺血仍用黃柏

知母寒涼之藥不必
議東垣指其爲賊矣

故無論焦心勞力或厚味酒漿而上中二焦五志口腹之火凡

從清道以降者必由小腸以達膀胱也

議河間五志之火爲非
今溺血又提五志之火

耶何

故凡勞傷五臟或五志之火致令衝任動血者多從精道而出

景岳又將五志之火爲言何與前
言不相符合抑另有五志之火與但病在小腸者必從溺出病

在命門者必從精出凡於小腹下精泄處覺有痠痛而出者卽

命門之病

此處難辨屬水道出者爲血屬
精道而出者爲敗精粘膩之物

凡血出命門而澁痛者爲血淋不痛者多爲溺血

總屬膀胱腎
與膀胱相爲

表裏房勞傷
膀胱則溺血

便血論治

一脾胃氣虛而大便下血者其血不甚鮮紅或紫或黑此陽敗

而然

大便下血不鮮明或紫黑未可全屬陽敗有瘀血而紫黑者有熱極有毒而黑者當清當消為主若用溫補熱藥必

致敗壞當察色辨症然後用藥

凡動血之初多由於火及火邪既衰而仍有不能止者非虛即

滑也凡此之類皆當以固澁為主

不必澁竟以補脾胃為主脾能統血血症皆以胃藥收功

一怒氣傷肝血因氣逆而下者宜化肝煎枳殼湯之類主之

補脾

之中必宜疏肝肝氣條達不致鬱而尅土疏肝即所以補脾也用藥之法景岳尙未講究

一凡因勞倦七情內傷不足致大便動血者非傷心脾即傷肝

腎此中氣受傷故有爲嘔惡痞滿有疼痛泄瀉有寒熱往來飲

食不進者時醫不能察本而肆用寒涼妄加攻擊必致延綿日
困及其既甚多有大便下紫黑敗血者此胃氣大損脾元脫竭
血無所統故注泄下行陽敗於陰故色爲灰黑此危劇症也
藏府敗壞而見紫黑灰黑之色亦因邪熱薰灼而敗未見陰寒而能
薰灼敗壞者明理者知之○此等用藥以脾胃爲主當察色辨
症爲要紫黑灰黑處尙要細心理會若藏府敗壞雖用回陽亦
無益也○亦有臟毒下血皆紫黑者不可謂之寒而用熱藥

痰飲

論證

言聞之立齋先生曰使血氣俱盛何痰之有

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

則成爲實若痰氣壅滯而竟以補虛未免有實實之誤

實痰者何謂其元氣猶實也此則宜行消伐但去其痰無不可

也實痰者元氣猶實也前云元氣實則運化而不成痰何云元氣實宜行消伐則知仍可用攻矣○前論不必治痰今云但

去其痰無不可也何且凡實痰本不多其來也驟其去也速積

言之悖謬若此耶而或何云其來也驟是以實痰無足慮倏忽壅塞不通而死何得謂無足慮故經云五實死治痰之

法無他但使元氣日強則痰必日少若元氣日衰則水穀津液

無非痰耳治痰必先理氣氣行則津液流行而不成痰非竟講補元氣也立齋雖為一代名醫一生治病惟講補元

而已仲景之法未見其講究雖云宗東垣之學然東垣用攻者亦

亦有之但刻刻照顧脾胃耳至於立齋但學東垣之補未學東垣之清火消然則治此者可不辨其虛實而欲一槩攻之如王

導攻伐也隱君所論百病皆生於痰悉用滾痰丸之類其亦但知目前而

不知日後之害哉

新場鎮汪醇右夫人向有胃脘痛飲食不運等症醫者調治皆以扶脾培本爲主後竟眩

暈耳鳴胸膈不寬飲食不進心神恍惚若有癲狂之狀余診視之議其胃中有痰當用滾痰丸治之舉家以爲元氣素虛豈可用攻強用滾痰丸三錢大便下如膠者碗許胸膈稍寬始信爲膠痰所阻連服三次去頑痰不計諸症悉退但病蒂未除自此以後稍覺舊病復發卽以滾痰丸服之去痰卽安已數年有餘矣若論痰不可攻攻藥不可多服則此症無可生之理矣

論治

若脾氣微虛不能制濕或不運而爲痰者其證必食減神倦痞

悶等症宜六君五味異功之類主之金水六君亦妙

脾虛不能制濕用歸

地濕氣愈滯矣亦妙兩字難言

○肝腎傷則水液妄行或痰飲起自臍下直衝

而上此脾腎俱傷命門土母之病也雖八味丸乃其正治然無

如理陰煎其效更如神也

理陰煎大無學問之方稱爲其效更神而八味丸反爲不如可恥

有以腫脹而生痰者此水入脾經謂之反尅臟平者宜六味丸

左歸飲之類主之

水入脾經謂之反尅此水濕傷脾宜培土以制水豈有反用滋陰之藥助其陰濕乎大謬

一諸家治痰之法多有治其標者雖不可執亦不可廢也

前云不必

治痰今又言諸家治痰之法不可廢也何議論之游移不定則知景岳之治病未見其確當

先君吐法記

張子和儒門事親云凡人之病自外而入由內而起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及其間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至於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有邪有積而議補者如鯨涇洪水之徒也故立汗吐下三法以去病病在表者汗之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以去病爲先病去之後以穀肉菓菜補之非藥補也景岳言子和吐法之妙不知汗下之法更妙然

吐法惟在上者吐之非一概可吐也又有補論一篇甚言誤補之害惟庸醫治病純講補其虛不敢治其實世人皆爲平穩而自誤景岳但見其吐法不見補論一篇乎子和之學亦宗河間與東垣丹溪並傳大用寒涼攻擊以治病毫不補補之適足爲害也景岳獨重子和而毀河間丹溪豈子和另有溫補之書抑不敢議其非歟

述古治

古方用十棗湯控涎丹神祐丸滾痰蘇合丸之類皆形氣充實

之藥也西北人用之或有效驗

西北人亦有弱者東南人亦有壯者不可執一而論

玉機微義云順氣特一法耳要觀痰之深淺有痰積膠固氣道

因之不順宜先逐去積痰然後氣可得順

此言確當合理宜記

濕證

論證

何今之醫家動輒便言火多成熱而未聞知有寒多生濕者多寒

生濕之論景岳獨創之見以闢金元諸公甚覺悖理北方地高土燥至天令嚴寒之時地土燥裂豈有寒生濕之理東南地土本濕至冬嚴寒亦燥裂矣景岳其有說乎
好奇立說以責前賢而誤後人可罪可罪

論治

惟濕中有火則濕熱薰蒸而停鬱為熱濕中無火則濕氣不化

而流聚為寒故凡病內濕者多屬氣虛之人氣屬陽陽虛則寒

從中生寒生則濕氣留之水濕本陰也鬱蒸為熱故為濕熱若但有濕而不蒸熱當以治濕之藥而

加熱藥以宣散利導之若云濕不化而為寒於理欠通當云濕不化而傷脾則有之若因寒而生濕則不然當云因濕而為寒

者有
此之變病惟腫脹泄瀉痰飲嘔吐等症多有之
此濕傷脾宜脾胃藥

加熱藥
爲是
○病之微者宜溫宜利宜燥如五苓平胃滲濕湯六味

地黃之類
六味地黃丸治濕宜酌之

一治濕之法古人云宜理脾清熱利小便爲上故曰治濕不利

小便非其治也此固然矣然濕熱之症宜清利寒濕之症多不

宜利也
古人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此不易之論濕邪不論寒熱皆當利小便以去濕但有寒熱之分耳若云寒濕

不宜利小便其濕從何處而去
再若濕熱之症亦有忌利者以景岳翻前人之論未爲確當

濕熱傷陰者也陰氣既傷而復利之則邪濕未清而精血已耗

如汗多而渴熱燥而煩小水乾赤中氣不足溲便如膏之類切

勿利之

濕熱傷陰之說向要講究濕勝則濡泄肘腫脹滿脾病居多鬱遏不通則成熱矣濕熱合而為病亦屬脾胃者

多若講傷陰惟火熱能耗陰不足火邪熾故見汗多而渴熱燥而煩小水乾赤皆真陰虧損之病非濕熱所傷之病自然不宜

利小

便 陰虛者只宜壯水真水既行則邪濕自無所容矣

此說大謬經云

治濕以燥末間治濕以潤之理

小黃疸

論證

一陰黃症則全非濕熱而總由血氣之敗

若云敗則不救矣凡當云虛尚可療治

神思困倦言語輕微或怔忡眩暈畏寒少食四肢無力或大便

不實小水如膏及脉無力等症悉皆陽虛之候

當云脾虛用藥以參朮芪為主

使非速救元氣大補脾腎終無復元之理

竟宜補脾不宜補腎因脾虛而見黃色故

宜補脾若言補腎未免凝滯

不化用藥之法尙欠斟酌

準繩黃疸一條脉沈細無力身冷而黃或自汗泄利小便清白爲陰黃宜溫若氣血之虛飢飽勞役七情內傷此脾虛而痿黃當扶脾胃爲主不當列在陰黃內

一膽黃症凡大驚恐及鬪毆傷者皆有之嘗見有虎狼之驚突然喪膽而病黃者其病則驟有酷吏之遭禍害之慮恐怖不已而病黃者其病則徐如南北朝有太學生魏準者因惶慙而死

舉體皆青人爲膽破卽此之類

膽黃之說有大謬不然者夫鬪

瘀血停滯而黃者有之卽魏準因惶慙舉體皆青非黃也引此爲証未爲確當

經曰膽液泄則口苦胃

景岳全書卷之三
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義猶此也

經文膽液泄則口苦而嘔並非言黃也膽黃症尙有疑議

痿證

述古

薛立齋曰痿症多因足三陰虛損若脾腎不足而無力者用還

少丹肝腎虛熱而足無力者六味丸如不應急用八味丸

六味乃壯

水之主八味乃益火之源大相徑庭豈有同一治乎○肝腎虛熱而足無力乃水衰豈有反用八味丸補火立齋何悖謬若此

陽痿

論治

其有憂思恐懣太過者每多損抑陽氣若不益火終無生意

憂思

恐思有傷脾腎者以元氣爲本
非竟講益火火旺則元氣愈損

述古

又曰瓊玉膏固本丸坎離丸此輩俱是沈寒瀉火非腸胃有燥
熱者不宜服若足三陰經陰虛發熱者久服令人無子蓋損其
陽氣則陰血無所生故也足三陰發熱者正宜瓊玉固本培補
真陰且內有人參豈有久服無子之
理易云男女構精精足則有子立
齋可謂名醫何得以此言惑人

疝氣

論證

若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蹙乾癢閉少腹有塊或定或

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病也但女子不謂七疝而謂之
瘦若年少得之不計男婦皆無子此說誠非謬也子和之治惟
講汗吐下三
法去邪甚言補之誤人熱藥治病之非而
景岳不敢斥之反以其說爲是不知何故

論治

一治疝必先治氣故病名亦曰疝氣非無謂也蓋有寒氣熱氣

濕氣逆氣氣在陽分則有氣中之氣氣在陰分則有血中之氣

凡氣實者必須破氣氣虛者必須補氣

治氣則當理氣氣行則
諸邪皆流通而愈若云

補氣氣滯則反
不通而痛矣

一熱疝大能作痛凡火邪聚於陰分而爲痛者必有熱症熱脉

或大便秘結或小水熱閉不通或爲脹滿而煩熱喜冷者是也

宜大分清飲或茵陳飲加茴香川楝子之類

熱疝如丹溪黃柏山梔之類不可廢

也茴香楝子

又不宜矣

一疝遇色慾而發者是必陰虛之屬若陰虛兼動相火者宜以

六味加黃柏知母山梔茴香川楝之類主之

既云陰虛茴香川楝之屬不宜用矣

凡治虛疝當察其虛在陰分或在陽分陰虛者輕則煖肝煎八

味地黃湯

既云陰虛何得用八味益火

述古

許學士云大抵此疾雖因虛得之不可以虛而驟補經云邪之

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故必先滌所蓄之熱然後

補之

此說一定之理

劉宗厚云謹按痢症雖始爲因虛而得必邪實迫痛而未下者

故當先瀉而後補也

此言合理

張子和曰內經曰木鬱達之達謂吐也今條達其氣也肝之積

本當吐者然觀其病之上下以順爲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

瀉者此也

痢症有肝火上衝於胃而嘔吐不止者不可不知

脫肛

論治

若濕熱下墜疼痛脫肛甚者抽薪飲大分清飲

濕熱下墜疼痛者清火爲先

癲狂痴歎

論證

癲狂之病病本不同

準繩分別甚詳不必肆言無忌

癲病之至忽然僵仆而時

作時止

此癲症之發作如此豈可混爲癲症認症未明安敢放膽議人

後世諸家有謂癲狂之

病大概是熱此則未必然也

未必二字亦是游移之語

一癲卽癇也觀內經所言癲症甚詳而癇則無辨卽此可知後

世有癲癇風癇風癲等名所指不一則徒滋惑亂不必然也

癲癇

症有不同內經雖無癲症之辨靈樞則有癲癇癇厥之名然病發各別癲者或狂或愚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痴言語有

頭無尾穢潔不知積年累月不愈俗呼心風此志願高大不遂所欲者多有之癩症之發則昏不知人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痰癰抽掣或口眼喎斜或作六畜之聲過時甦醒如平人癩癩之辨甚詳豈可混爲一症景岳自謂博覽羣書超邁前人獨創異議而癩癰兩症尙未明白妄自尊大毀謗前賢可罪可罪

論治

若痰飲壅閉氣道不通者必須先用吐法并當清其飲食此治

狂之要也

非清也內經所謂奪食卽止

一癩症多由痰氣凡氣有所逆痰有所滯皆能壅閉經絡格塞心竅故發則暈仆口眼相引目睛上視手足搐搦腰脊強直食

頃乃甦

癩症之發如此情狀豈可認爲癩症乎辨症未明用藥必誤害人非淺

一癩癩症無火者多若無火邪不得妄用涼藥恐傷脾氣以致
變生他症且復有陰盛陽衰及氣血暴脫而絕無痰火氣逆等
病者則凡四君四物八珍十全大補等湯或加乾姜桂附皆所
必用此乃暴脫之症豈可謂之癩癩認病不明大誤後人之治
○若照此用藥必致誤人景岳平生技藝只將陰陽水火
言之又言而以陽
氣為主眩人耳目

述古

千金方云小兒之癩有三風癩驚癩食癩也

據云無癩何得又
引前賢之說豈癩

卽是
癩耶

○又云病先身熱掣縱驚啼叫喚而後發癩脉浮者爲陽

癩病在六腑外在肌肉猶易治也

在肌肉何得
驚啼叫喚

愚謂一家之說雖若切當然風寒外感自有表症飲食內傷是
有裏症俱未必亂神若此而癩癩爲病則忽爾昏厥此其病則
專在心經以及肝胆二臟又非風寒飲食所能頓病若此者癩
之發屬胃有痰火因風寒觸動內之痰火得風而上升爲厥或
因食物填塞胃中不得通泰其痰火上湧而厥因驚而動肝胆
之火痰隨火升而厥故小兒之癩有三若景岳云
其病專在心經及肝胆尙未明白妄自議論前人

丹溪曰大法行痰爲主黃連南星瓜藹半夏尋火尋痰分多少

而治無不愈

仍用丹溪之法何必罪其爲寒涼害人○因胃中
之痰隨肝胆之火上升干其心肺之竅而昏厥此

乃至

癩閉

論證

夫膀胱爲藏水之腑而水之入也由氣以化水故有氣斯有水

水之出也由水以達氣故有水始有溺

人之飲由口而入故云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

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此有形之水從口而入由肺氣施化下及膀胱而溺出矣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未聞有由氣化水之說蓋飲入於胃由氣傳入膀胱而溺若云氣化水乃無形之氣化其水而藏諸腎非有形之水可以氣化成水而爲溺景岳之言於理欠通經云濁陰出下竅此可不講矣

然則水中有

氣氣卽水也氣中有水水卽氣也今凡病氣虛而閉者必以眞陽下竭元海無根水火不交陰陽否隔所以氣自氣而不化水水自水而蓄不行氣不化水則水腑枯竭者有之水蓄不行則

浸漬腐敗者有之氣既不能化而欲強爲通利果能行乎陰中

已無陽而再用苦寒之劑能無甚乎

只消一句氣化則能出矣不必紛紛聞話何人不知

此理○真陽下竭元海無根氣中有水水中有氣凡議論必牽引之以爲妙論如水滸傳每每以劫法場爲言西遊記每每以觀音出現爲言景岳書中每以此幾句爲套語世人不察其立言之誤而宗之每以回陽爲本而用熱藥貽禍不淺

論治

凡氣實等證無如吐之妙者譬之滴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

不通開其上竅則下竅必利

此丹溪言之詳矣不必依樣畫葫蘆而再說矣

一久服桂附之屬以致水虧陽亢而小便不通者宜解毒壯水

仍有桂附多服致水虧陽亢則知熱藥非常服之品矣

一服分利既多而小水愈不通者此必下竭之症察其水虧者

必須大補真陰火虛者必須峻補陽氣

景岳治癰閉但知大補真陰峻補陽氣殊不知

肺受火燥乾金不能施化失其清肅降下之令以致小便不利者當用清肺爲主清肺則小便自利所謂水出高原下病取上之法景岳尙未及此何得謂之博覽羣書可愧可愧

秘結

論證

秘結一證在古方書有虛風氣熱寒濕等秘而東垣又有熱燥

風燥陽結陰結之說此其立名太煩又無確據不得其要而徒

滋疑惑不無爲臨症之害也

秘結當分氣血不可混同立論秘者氣之秘也結者乾燥而結津液

枯也氣滯而秘宜理氣氣虛而秘宜補氣血虛而結宜滋潤火亢而結宜通利不必多論至陰結者如天寒地凍水泉不流用辛熱以治之

論治

火盛水虧陰虛而燥者宜丹溪補陰丸人參固本或六味加知

柏麻仁之類

每毀丹溪滋陰知柏之害人今仍引補陰丸以治燥結何耶

一老人便結大都皆屬血燥蓋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則陰虛

之漸也此外則愈老愈衰精血日耗故多有乾結之症治此之

法無他惟虛者補之燥者潤之而盡之矣

可見丹溪陽有餘陰不足之論不誣矣景

岳獨議其非而今又引人年四十則陰虛之漸愈老愈衰精血日耗治法燥者潤之何耶

述古

立齋又曰腎開竅於二陰大小便也若腎經津涸者用六味丸

脾肺氣虛者補中益氣湯脾經鬱結者加味歸脾湯

鬱結之症立齋每用

歸脾湯不知補氣之藥焉能開其鬱結反有脹滿之虞鬱結兩字作何解釋

癘風

述古變證治法

立齋曰一身起疙瘡搔破膿水淋漓若寒熱往來者肝經氣血

虛而有火也用八珍加丹皮柴胡

有火當用清火涼血爲要參芪朮未爲要藥

○寒

熱內熱者血氣弱而虛熱也八珍倍加參朮

內熱而倍加參朮反助其熱

○

若惡寒形寒者陽氣虛寒也用十全大補湯

惡寒形寒未可竟為陽氣虛寒尙要

審其飲食起居

○若面部抓之麻木氣血不能上榮也補中益氣湯

補中

益氣非治麻木之藥

○若痿弱筋攣者血氣不能滋養也補中益氣佐以

六味地黃丸

痿弱筋攣者陰血不能榮養也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治○薛立齋治病不論氣血寒熱惟以補中益

氣為常套亦執板無治法之處

一遍身疙瘩或癩疹搔痒此風熱傷血用羌活當歸散氣虛者

佐以補中益氣加山梔鉤藤血虛者佐以加味逍遙散加鉤藤

疙瘩癩疹搔痒既云風熱傷血當用涼血清火等藥豈有氣虛而用補中益氣之理既云血虛當用四物加丹皮之類

諸氣

經義

天地氣

天元紀大論曰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

形氣相依景岳此書獨重陽氣乃一偏之見

陰陽氣

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

生氣

東垣火爲元氣之賊故火與元氣不兩立景岳云寒與元氣不兩立是失內經之旨

經脉類

經脉諸藏病因

又曰腎爲陰中之陰腎主閉藏肝爲陰中之陽肝主疏泄二臟俱有相火其系上屬於心故心火一動則相火翕然從之多致血不靜而妄行此固一說景岳云君相之火正氣也何東垣以相火爲元氣之賊以丹溪之言陰常不足爲非而又將丹溪之論引入知景岳胸中未有定見

經不調

若虛而挾火則所重在虛當以養營安血爲主矧亦有無火而先期者則或補中氣或固命門皆不宜過用寒涼也虛而有火者宜補中

兼清火若云固命門而用熱藥斷無此理

主治之法脾經血燥加味道遙散脾經鬱滯歸脾湯肝經怒火

加味小柴胡湯血分有熱加味四物湯勞役動火補中益氣湯
有火者不宜升補中益氣東垣用之於內傷勞倦發熱元氣下
陷者肝脾血弱補脾養血爲要非用升柴以升散立齋每以補
中益氣爲常套不知東垣立方之意而槩用升柴○肝脾鬱結
脾經鬱火理宜開鬱清火逍遙散加山梔香附丹皮庶乎合法
立齋每每以歸脾湯治之不知何故參芪歸朮壅滯氣道如何
開鬱如何清火立齋一代明醫未免有不通處往往補中歸脾
二方隨病常用可謂執死法也當因病
立方爲善東垣加減用藥可稱活套

又曰人之少有老態不耐寒暑不勝勞役四時迭病皆因氣血

方長而勞心虧損或早年斲喪故其見證難以名狀若左尺虛
弱或細數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遲軟或沈細

而數欲絕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

論脈不論症未免有誤要見真陰不

足之象可用六味見真
火不足之象可用八味
至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

皆滋其化源也

滋其化源者虛則補母之法立齋補脾補腎卽云滋其化源不知何故

血熱經早

凡血熱者多有先期而至然必察其陰氣之虛實若形色多赤或紫而濃或去多其脉洪滑其臟氣飲食喜冷畏熱皆火之類

也

亦有不喜冷者有火得冷則拒格而不通暢

大都熱則善流而愆期不止者如續斷地榆丹參茜根梔子之

屬皆可用

可用生地白芍丹皮條芩山梔之屬續斷地榆非涼血清熱之藥

○若脉症無火而

經早不及期者乃其心脾氣虛不能固攝而然宜大營煎大補

元煎

此方爲俱不善

或五福飲加杜仲五味之類

宜歸脾補中出入加減氣能攝血非

血藥所能治者

血熱經遲

其有陰火內爍血本熱而亦每過期者此水虧血少燥澁而然

治宜清火滋陰

要問腹痛不痛如腹痛而下有紫黑塊者此血熱而氣滯有瘀也宜加香附胡索爲主

血寒經遲

血何以寒亦惟陽氣不足則寒從中生而生化失期是卽所謂

寒也

但言陽氣不足不必又言寒從中生矣

至若陰寒由外而入生冷由內而傷

或至血逆或爲疼痛是又寒滯之症

凡內外受寒者必腹痛

凡陽氣不足血寒經遲者色多不鮮或色見沈黑或澁滯而少

未必皆寒若痛

者當理滯氣凡此者皆無火之症

火衰不必言無火

○大約寒則多

滯宜加姜桂吳茱萸藪撥之類

雖屬虛寒宜補藥中加熱藥一二味不宜羣隊熱藥加入

血虛經亂

凡女科家雖有屬虛者補藥中宜加香附砂仁以理氣則補藥可以運化如新方皆凝滯竟補而已

腎虛經亂

若右腎真陰不足而經有不調者

此說甚非

經期腹痛

凡涉虛弱不足而經滯作痛者惟用決津煎五物煎加減主之

經滯作痛乃氣不行熟地最不宜
當以理氣爲要如香附青皮之類
○凡婦人但遇經期則必作

痛或食則嘔吐肢體困倦或兼寒熱是必素稟氣血不足止宜

八珍湯大營煎之類

此等證道遙散六君子竟調脾胃爲主四物血藥不必用也雖血不足者亦當扶脾

脾爲生化之源資生之本也景岳每以氣爲先而立方用藥皆以血藥凝滯之品爲主方與論不合

立齋曰前症若風寒傷脾者六君加炮姜

外邪未可用補

崩淋經漏不止

惟是陰虛之說則但傷營氣無非陰虛而五臟之陰皆能受病

故神傷則血無所主

心病則神傷

氣傷則血無所從

肺病則氣傷

意傷則

不能統血攝血

脾病則意傷

魂傷則不能畜血藏血

肝病則魂傷

志傷則

不能固閉真陰

腎病則志傷

所以五臟皆有陰虛五臟皆有陽搏故

治此之法宜審臟氣察陰陽無火者求其臟而培補之有火者

察其經而清養之此不易之良法也

火豈可言無無則死矣當言衰則可此但講陽搏陰

虛未言無火

但元氣既虛極多假熱

察色

先賢有云凡下血症須用四

君子輩以收功

非但下血諸血症皆以胃藥收功

若陰虛血熱妄行者宜保陰煎加減一陰煎

既云血熱妄行宜涼血清火一陰煎

內有牛膝使血下行不宜用

○若火盛迫血妄行而無虛症者宜徙薪飲

徙薪

飲內以廣皮為君不加生地涼血立方不知君臣佐使之法

○凡血淋治法大約如前

新方治病

未為盡善

一崩淋之病有暴崩者有久崩者暴崩者其來驟其治亦易暴崩

其勢甚急有卒然而

脫者豈可云易治

且五藏五氣無不相涉故五藏中皆有神氣皆有肺氣胃氣肝

氣腎氣而其中之或此或彼爲利爲害各有互相倚伏之妙神氣

卽胃氣不必多爲分說故必悟藏氣之本強弱何在死生之權緩急何在

精氣之要消長何在攻補之法先後何在此皆混話毫無實見斯足稱慧

然之明哲景岳之方未見明哲

若隔之淺者其崩尙輕隔之久者其崩必甚此因隔而崩也當預服四物八珍之類以調之否則恐其鬱久而決則爲患滋大

也鬱久而決以開鬱爲主當因病用藥非預服四物八珍可治

立齋曰前證治法固脾胃虧損不能攝血歸源者用六君加芎

歸柴胡

竟扶脾胃不必加芎歸柴胡

○若脾經鬱結而血不歸經用歸脾加

柴梔丹皮

宜理氣則鬱開香附砂仁之類

○若悲傷胞絡而血下崩用四君加

柴梔升麻

此處可用補中益氣

殺血心痛

陳臨川良方云婦人血崩而心痛甚名曰殺血心痛由心脾血

虛也若小產去血過多而心痛甚者亦然用烏賊骨炒醋湯調

下失笑散亦效

既云心脾血虛宜用補脾養血失笑散乃消瘀之藥豈可用乎惟瘀血痛者可耳

一婦血崩兼心痛三年矣諸藥不應每痛甚虛症悉具面色痿黃余曰心主血蓋由去血過多心無所養以致作痛宜十全大補湯參朮倍之

歸脾湯更好乃切中病情之藥

熱入血室

熱入血室莫若以小柴胡湯加生地丹皮山梔爲正治景岳新方俱不合法

辨血色

今人但見紫色不分虛實便謂內熱不知紫赤鮮紅濃而成片

者是皆新血妄行多由內熱紫而兼黑或散或薄及沈黑色敗

者多以真氣內損必屬虛寒

未必真爲寒脾虛則有之然必察其面色之痿黃爲要○此等症當

察色審症辨其寒熱虛實而治
未可以爲真氣內損屬虛寒也
若盡以紫色作熱症則無不隨

藥而斃矣凡腸澀便血之屬無不皆然

亦要辨別
寒熱虛實

血枯經閉

評熱病論曰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

降心火
則經來

血枯與血隔本自不同蓋隔者阻隔也枯者枯竭也阻隔者因

邪氣之隔滯血有所逆也

氣滯
血凝

若經候微少漸漸不通手足骨肉煩疼日漸羸瘦潮熱脉微數
此由陰虛血弱陽往乘之少水不能滅盛火火逼水涸耗亡津

液治當養血益陰

宜降心火爲要逍遙散治抑鬱經閉最好加
山梔香附丹皮更妙火逼水枯不得以滋

陰清火若講寒涼凝血則謬矣蓋血既爲火所耗何凝之有惟有瘀滯者不可用耳

五穀入胃化爲血以榮四末內養藏府若服苦寒復傷胃氣必

致不起

張子和以穀肉菓菜補之爲胃氣也

胎孕類

胎脉

脉訣云欲產之婦脉離經沈細而滑也

離者異也經者常也異于平常之脉也

○

質疑謂離經之脉卽歇至者是也

非單謂歇至

啟蒙曰欲產之婦脉離經離經之脉認分明其來大小不調勻

或如雀啄屋漏應

是卽異於平常之脉也

腰疼腹痛眼生花產在須臾卻

非病

見此脉
見此症

安胎

一胎氣有寒而
不安者其症或吞酸吐酸或嘔惡脹滿或喜熱
畏涼或下寒泄瀉或脉多沈細絕無火證而胎不安者皆屬陽
虛寒症但温其中而胎自安矣

胎氣有寒而
不安者蓋暫時受
寒者有之若爲陽虛寒症而用

熱藥大
誤人也

若肝腎不足於下者宜左歸飲右歸飲固陰煎主之

若桂附非
懷妊所宜

○若多嘔惡者當隨前症前方加二陳之類以和之

竟宜和胃
伏脾不必

前方

氣滯兼痰者四七湯二陳加當歸主之

有痰加當歸於理不通

一王節齋曰調理妊婦在於清熱養血白朮補脾爲安胎君藥

條實黃芩爲安胎聖藥清熱故也

立齋亦以此法爲要

此一說者雖若有

理而實有大病不可不辨也夫孕之胎氣必隨母之臟氣大都

陰虛者多熱氣陽虛者多寒氣寒之則寒熱之則熱者是爲平

氣今以十人言之則寒者居三熱者居三平者居四此大較也

母氣之寒者不能受胎太熱者亦不能受胎和平則有子惡阻

一症肝火上千胃家用二陳六君內加生姜竹茹黃連治之必

效若講用生姜半夏蓋因嘔吐也非胃寒也亦有加條芩而嘔

吐得安者多矣不可議其爲非但妊婦內熱者多寒者百中一

二也不可認錯

關頭而禍後人

今之胎婦氣實者少氣虛者多氣虛則陽虛而

再用黃芩有即受其損而病者

亦有熱傷元氣而虛者可用涼藥氣爲陽內經云熱傷氣故用

清熱若謂陽虛則爲火衰當用熱藥血得熱而妄行必致傷胎

今人不察但以聖藥二字認爲

胎家必用之藥無論人之陰陽強弱凡屬安胎無不用之其害

益不少矣

凡受胎者內熱而飲食少進者多因熱傷血故用酒炒黃芩清血中之火白朮健脾進食飲食多進可以

化生精血護養胎元在夏月熱傷元氣尤宜加用倘有雜病當以胎前治法不可膠柱鼓瑟

若心驚膽怯煩悶不安名子煩用竹葉湯未應血虛佐四物氣

虛佐四君

子煩因熱者多四物四君尙要斟酌

○若下血不止名漏胎血虛用二

黃散血去多用八珍湯未應用補中益氣

凡胎漏去血宜用補氣清火以氣能攝血

也芎歸行血大不宜用

○若小便澁少或成淋瀝名子淋用安營散不應

兼八珍腿足轉筋而小便不利急用八味丸緩則不救

懷妊小便不利

陰分不足肺金虛弱者有之若講八味丸者緩也豈可以緩藥治急病然八味丸治火衰者則可若治懷妊百中一二也

○或胎作脹或脹作痛此是脾胃氣虛不能承載用安胎飲加

升麻白朮不應用補中益氣

懷妊作脹氣滯而脾弱者多脹而痛則氣愈滯矣宜理氣健脾若認

脾胃氣虛不能承載此胎氣下墜也可用升提補中氣若脹而痛用之必氣急而喘胎上逼心而死立齋一代明醫此處尙欠

斟酌○或因勞役所傷或食煎炒小便帶血此是血得熱而流於

胞中宜清膀胱用逍遙散

既云血得熱而流於胞中宜用涼血清火逍遙散非切中病情之藥立齋

明理之人用藥每每執方未能盡善亦喜溫補而畏寒涼故景岳獨愛之

夫胎之在腹如果之在枝枝枯則果落固理之自然婦人性偏

恣慾火動於中亦能致胎不安而有墮者

此言受病之情

有因母病動

胎者但療母病則胎自穩

此言甚當

惡阻

若胃虛兼寒多嘔者宜六味異功煎溫胃飲之類

虛寒者少胃虛而有肝火

者多○若肝腎陽虛作嘔者宜理陰煎主之

惡阻而講肝腎陽虛用凝滯熱藥景岳獨

創之論也其無後乎

立齋曰半夏乃健脾氣化痰滯之主藥也脾胃虛弱而嘔吐或

痰涎壅滯飲食少思胎不安必用茯苓半夏湯倍加白朮

竹茹生薑

必用之藥

胎氣上逼

若胃寒氣實而逼者宜和胃飲

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寒主降火主升胃寒氣實而逼者

非胃中寒也因胃中氣實鬱而為火得外寒觸動內火而上逼當疏通氣道其火氣自然下降不可以胃寒而用熱藥溫胃

○如脾虛而氣不行者宜四君甚者八珍湯

脾虛而氣不行當加入理氣反云甚

者八珍湯豈四物能行氣者乎謬甚

○若脾腎虛寒不行者宜理陰煎

胎氣上逆豈有脾腎

虛寒者乎

○若脾腎氣虛兼火者宜逍遙散或加黃芩枳殼砂仁

脾腎

氣虛則有寒者當以補脾腎之氣豈有反用逍遙散加枳殼以耗氣立言治法不相符合何得謂之明醫

一方

若胎動煩躁唇口青黑手足厥冷須用當歸湯

不救者多

胎漏

立齋曰前症若因氣熱用防風黃芩丸

用防風令人不解

○若因血熱

用加味道遙散

既云血熱宜加生地條芩方合病因

○若因血去太多用八珍湯

去血太多芎歸亦不宜用

○若因脾火用加味歸脾湯

既云脾火歸脾湯中未見有清脾火之藥

立齋用藥未免有不中肯綮者

妊娠卒然下血

此中或當治標或當救本或兼標本而調理之倘不知先後緩

急恐治標未已而救本無暇也

景岳標本論中言時醫有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謂其不經而

云諸病皆當治本惟中滿與大小便不利兩症當治其標耳此處妊娠卒然下血何得云或當治標又生出一症矣豈另有標本耶何必好奇立說以惑人

若察其胎氣已動勢有難留則五物煎決津煎皆切要之藥

未爲

切要○決津煎
豈能下胎者乎

數墮胎

故善保胎者必當專顧血虛宜胎元飲爲主而加減之其次芍

藥芎歸湯再次泰山磐石散或千金保孕丸皆有奪造化之功

所當酌用者也

不必服藥
調養爲主

○又立齋法治血虛血熱數墮胎者

於調補之外值初夏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二錢與數十貼得

保而生亦可法也

此稱立齋用白朮湯下黃芩末爲可法何得
前議節齋用白朮條芩安胎之非立齋用之

可法節齋用之不可

法何兩相悖謬耶

鬼胎

又凡鬼胎之病必以血氣不足而兼凝滯者多有之但見經候不調預爲調補必無是病若其既病當調補元氣爲主繼以去積之藥乃可也然用補之外而欲補中兼行者無如決津煎欲去滯而不至猛峻者無如通瘀煎既云鬼胎爲氣血不足而兼凝滯經候不調預爲調補兼行者無如決津煎去滯者無如通瘀煎但此兩方皆屬平平補中兼行之藥未可執此兩方方中之藥未能切中虛有氣虛血虛如氣虛參朮中加桃仁香附青皮延胡歸尾牛膝補氣而兼行血也如血虛四物湯中加前項等藥以行瘀滯庶得謂之補中兼行決津煎惟以歸地補血牛膝肉桂烏藥以行滯又用澤瀉利水血滯也而用利水立方之意殊爲天淵古人行瘀必用桃仁理氣必用香附此女科之要藥舍此而不用何耶又閱通瘀煎既云瘀矣而不用桃仁爲君只以歸尾山查餘皆行氣之

品而以澤瀉利水杜撰立方徒誤後人前賢之明哲
莫如仲景行瘀之方不脫桃仁豈仲景不足法歟
或以當歸
紅花煎濃送赤金豆亦妙
赤金豆毒藥害人何不竟
效前人而用代抵當丸

妊娠藥禁

虬斑冰蛭及虫蟲烏頭附子配天雄
桂附宜禁何安
胎用右歸飲

產育類

滑胎

蓋血多則潤而產必易血虧則澇而產必難故於未產之前但

宜培養氣血爲主如四物湯滑胎煎五福飲小營煎八珍湯之

類卽皆滑胎之要藥

胎不必滑養血補藥反能凝滯胃口不快
飲食不進矣惟以飲食調之戒七情爲要

催生

凡催生之藥無如脫花煎少用肉桂五七分爲最穩若氣虛無

力者加人參二三錢虛甚者任意加用之

人參亦不必用常見貧窮勞苦之婦易產

而無病所以不必用藥○女科書惟女科經綸最好有論無方圓活不執

產要

一凡富貴之家過於安逸者每多氣血壅滯常致胎元不能轉動此於未產之先亦須常爲運動使氣血流暢胎易轉而產亦

易矣

富貴之家每爲人參所誤因氣滯也

胞破產難

胞水破而不產未可便爲難產如水來而血亦來方爲難產然必以腰痛爲正產如無腹痛腰痛而竟有水來此胞外之水不必驚惶聽其自然有停數日而產者亦無難意此余所歷過昔劉翹千夫人曾有此○卽有血水併來而難產者亦不必服藥安心靜養切勿驚惶以駭產婦亦不必用力竟說產時未到以安其心有遲四五日而產者余亦歷過多婦

胞衣不出

又一法以本婦頭髮攪入喉中使之作嘔則氣升血散胞軟亦

自落矣

此法最好

氣脫血暈

古人多云惡露乘虛上攻故致血暈不知此症有二曰血暈曰

氣脫若以氣脫作血暈而用辛香逐血化痰等劑則立斃矣

當歸

補血湯亦可如有汗黃芪建中湯亦妙此血脫益氣之法也

○如無脹痛氣粗之類悉屬氣

虛宜大劑芎歸湯八珍湯之類主之

氣虛非芎歸所能治卽血脫亦當補氣氣爲衛外衛

固營血自生景岳用藥治法尙未明白何敢著書立說

子死腹中

新法下胎方 或止用脫花煎更妙

未必妙

產門不開不閉子宮不收

若憂思傷脾血熱者加味歸脾湯

血熱者宜加涼血清火非竟用歸脾

小產

方其初受亦不過一滴之玄精耳此其橐籥正無依根亥尙無

地鞏之則固決之則流

但云受胎之後宜絕慾女科經綸中言之最雅不必紛紛胡說

下胎斷產

至若水銀虫水蛭斑猫之屬不惟傷胎且傷母矣

絕胎莫如用澀精藥

服丸

產後類

論產後當大補氣血

產後病治嘗見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卽有雜症以未治之
一切病多是血虛皆不可發表此其意謂血氣隨胎而去必屬
大虛故無論諸症皆當以大補爲先其他皆屬可緩余於初年

誠然佩服及執而用之每爲所困

丹溪不言無論諸症皆當大補爲先景岳妄自加入欲加

之罪耳○景岳看書尙未詳細丹溪云產後氣血大虛雖有他症以未治之又云不可發表此乃照顧本元之意因產後氣血大虛雖有他症以未着治之非謂不治他症竟講大補也血虛發表猶恐重亡津液故忌之局方發揮云初產之婦好血未必虧汚血未必積臟腑未必寒何以藥爲飲食起居勤加調護何病之有或有他病當求病起何因病在何經氣病治氣血病治血寒者溫之熱者清之凝者行之虛者補之血多者止之觀其用藥治病之圓活絕無執法景岳議大補氣血一言之非看書未到妄毀前賢故將丹溪局方發揮之言辨之請景岳細讀之方知毀丹溪之誤

第因丹溪之言人多偏執故不得不詳盡其說以解後人之惑

也局方發揮之言並不偏執非若汝之以陽爲主之偏執也

論產後三禁

觀病機機要云治胎產之病當從厥陰症論之宜無犯胃氣及
上二焦是爲三禁謂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利小便

因產後氣血
俱虛故有三

禁

產後腹痛

凡新產之後多有兒枕腹痛者摸之有塊按之亦微拒手古方
謂之兒枕皆指爲胞中之宿血此大不然夫胎胞俱去血亦豈
能獨留蓋子宮蓄子旣久忽爾相離血海陡虛所以作痛胞門
受傷必致壅腫所以亦若有塊而實非真塊腫旣未消故亦拒
按治此者但安養其臟不久卽愈惟殿胞煎爲最妙其次則四

神散五物煎皆極佳若誤認爲瘵妄用桃仁紅花玄胡青皮之

屬反損臟氣必增虛病

兒枕痛譏非瘵血海陡虛而痛此說未可全信往往用理氣消瘵之藥而愈

者多矣但去血過多不可消瘵然五物煎卽四物加肉桂初產用之胸膈滿悶不寬飲食不進矣丹溪以不服藥爲妙若用藥仍以理氣爲先氣行則痛自止矣

○一有母體本虛而血少者產時亦無多血

此輩尤非血滯若有疼痛治以前法或以大小營煎黃雌雞湯

主之

俱覺凝滯非痛所宜

○一凡新產之後其有陽氣虛弱而寒從中生

此句不確

或寒由外入致心腹作痛嘔吐不食四肢厥冷者宜九蜜

煎大巖蜜湯或理陰煎主之

嘔吐不食歸地不相宜

○一產後惡露不盡

留滯作痛者亦常有之然與虛痛不同必由漸而甚或大小便

不行或小腹鞭實作脹痛極不可近手

腹痛有瘀仍有大小
便利小腹不脹者 ○

若腎氣虛寒爲瀉痢而兼腹痛者宜胃關理陰煎之類主之

瀉痢

非理陰煎

血藥可治 ○一產後有飲食停滯及氣逆作痛當因其類而消

之如排氣飲大和中飲之類皆可酌用

兩方尙
要加減

產後發熱

若見頭疼身痛憎寒發熱或腰背拘急脉見緊數卽產後外感

症也此等外感不過隨感隨病自與正傷寒宿感者不同

傷寒亦隨

感隨病豈有宿感者乎
若宿感卽溫病熱病矣

勿謂新產之後不宜表散但當酌其虛

實而用得其宜耳

大發表不宜恐多汗耳
丹溪之意正謂此也

○凡產後感邪氣不

甚虛者宜三柴胡飲

此方未為妙

○若氣虛脾弱而感者宜四柴胡

五柴胡飲

氣虛脾弱此兩方俱不宜

○若肝脾腎三陰不足而感者宜補陰

益氣煎若虛寒之甚者宜理陰煎

俱非感冒外邪之方用之不妥

○若產婦強

壯氣實而感者宜正柴胡飲

內有芍藥不宜

新方未能盡善用宜斟酌

產後乍寒乍熱

若敗血不散流入陰中而作寒熱者宜決津煎殿胞煎

敗血而用此兩

方必不效

葶勞

若兼外邪發熱者宜補陰益氣煎補中益氣湯

此兩方不宜驟用慎之

○

若兼外邪發熱而中寒背惡寒者宜理陰煎

亦宜斟酌

產後喘促

產後喘急有二一以陰虛之極一以寒邪在肺蓋產後既以大虛焉得氣實而喘若肺無寒邪而見喘促者此血去陰虛孤陽無主故氣窮短促而浮脫於上此實肝腎不接無根將脫之兆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正此類也惟貞元飲爲治此之神

劑腎虛氣不歸源而喘非肝火上衝何以爲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又用歸地豈能納氣降下乎○如此之症宜六味湯加人參五味胡桃砂仁鎮墜之藥方得氣歸藏於腎貞元飲非神劑也○若風寒外感邪氣入肺而

喘急者此必氣粗胸脹或欬嗽自與氣短似喘上下不接者不

同治當疏散兼補爲主

此卽丹溪所謂以未治之

宜金水六君或六君子湯

此兩方更不相宜

產後惡露不止

若肝脾氣虛不能收攝而血不止者宜壽脾煎

何必壽脾煎竟用歸脾湯可也

○若氣血俱虛而淡血津津不已者宜大補元煎

補腎凝滯服之脾胃不運

○若怒火傷肝而血不藏者宜加味四物湯

道遙散好

惡露不止而有紫色成塊腹痛者當以理氣消瘀不可補澁補之則成脹滿

產後發瘧

凡遇此證速當察其陰陽大補氣血用大補元或理陰煎及十全大補之類庶保其生若認爲風痰而用發散消導等劑則死無疑矣

要察色辨症若血燥血枯津液耗亡者而色必白而無神脉息細小胸膈無滯神氣倦怠方可用補若面色帶

紅神氣不倦胸膈不舒脉息有力當以順氣豁痰舒肝爲主不可槩作虛治以誤人

產後大便秘澀

雖數日不通飲食如常腹中如故仍用八珍加桃杏仁治之

白朮

恐非相宜

帶濁遺淋類

帶下

凡婦人淋帶雖分微甚而實爲同類蓋帶其微而淋其甚者也

總由命門不固

帶者帶脉也奇經八脉之一也如帶之周圍於腰故曰帶下由此而下注非竟云命門所司但

其在腰故屬腎而疏泄則在肝肝火動則綿綿而來故治法有脾虛者補脾而清肝火腎虛者補腎而清肝火心不靜者清心
心君靜則肝火亦靜清肝火惟黃柏爲要因龍雷之火寄旺於
肝耳如濕熱惟蒼朮黃柏可以治之然必察色可以知病情也

一元氣虛弱而帶下者宜壽脾固陰兔絲等煎

補中益氣湯加黃柏最宜○

若陽氣虛寒脉見微濇色白清冷腹痛多寒者宜加姜附

帶下屬熱

者多屬寒者少

白濁遺淋

故帶濁之源無非皆出於陰分然帶由脾腎之虛滑者多

必有肝火

煇動而
下流

○若脾濕下流者宜歸脾六君子

脾濕下流當健脾利水則濕可去惟胃苓

要湯爲

婦人夢與鬼交

故凡病生於心者當先以靜心爲主然後因其病而藥之

情志之病

非藥可愈故倉公傳云脉出魚際此思男子而不得也豈藥能療乎

子嗣類

宜麟策

子嗣一門立宜麟策千言萬論不過以精氣足爲主易云男女構精則成胎矣雖講盡人事亦有天數焉景岳如此講究調養可以早年得子而壽何以晚年得子而天可謂能言而不能行常見貧窮勞苦之人多男多女豈有調養之策乎

可不
必說

藥食

古之明醫亦有乏嗣者豈無種子之藥
歟景岳將自己體察不必紛紛多說

癥瘕類

論證

蓋癥者徵也瘕者假也徵成形而堅硬不移假無形而可聚可
散成形者由血結謂血癥由食結謂食癥無形者惟在氣分氣
滯則聚而見形行則散而無迹

雖屬成形而堅硬不
移亦由氣滯而結

血癥

一血瘀作痛或成形不散在臍腹之下若暫見停蓄而根盤未

固者宜五物決陰等加減主之則血去痛止足稱神劑

此兩方但能補

血不能行血又無理氣之藥其血焉得下行必得桃

仁胡索青皮香附可以行動自稱神劑可取可取

如鬱結傷脾者宜歸脾逍遙壽脾煎

宜開鬱結竟補無益

○病久脾腎氣

滯而小腹脹者宜八味地黃丸

有癥瘕者雖屬虛宜補中兼理氣

食癥

胃氣強者必不致留聚飲食而飲食之不化者必由脾腎氣弱

而然

癥者有所徵驗也因停食氣滯乃脾不運行之故非關腎弱景岳凡病必將腎虛火衰陽虛立言乃老生常談也

氣痕

痕者假也假借其氣而成形故聚散無常此女子之疝也

惟正氣不行而後邪氣得聚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凡爲

此病必氣虛者多

留而不去則成爲實實者邪氣之實也非正氣之實

氣結膀胱小水不利者小分清飲四苓五苓散

既云氣結治宜理氣氣行則小

便自利不必分利景

○氣結大腸乾秘不行者搜風順氣丸麻

岳治病尙未明白

仁丸

既云氣結此氣秘而大便不通當用理氣如蘇子杏仁枳殼之類

水虧血虛而秘滯者濟

川煎

此方未妙

○肝氣逆而爲聚者解肝煎兼火者化肝煎

新方俱未善

○氣聚兼熱火鬱不行者抽薪飲大分清飲

此二方惟利小便清火而已理氣開

鬱俱不用何也

凡今人之病虛者最多而用補者少治與病違而欲以藥濟人

蓋亦罕矣

子和云庸醫但知補之爲良而不知去病爲要世人亦喜補而畏攻大誤

景岳全書發揮卷三終

五世孫林敬錄校刊

光緒己卯海昌後學顧崑耘芝氏重校

無衣卒天
味云無情也
賦前之說更而不
味云無情也
賦前之說更而不